

等待的心

文	青
匠	年



行 印 社 版 出 新 日



## 序

我每月在民國日報覺悟欄中舉行一次「青年徵文」，獲得青年作家們偉大的支持，紛紛以佳作惠寄，每天所得到的稿子，要超過覺悟所能容納的兩倍以至八倍。我細心地選擇文筆最好的，內容最動人的作品來刊載，幸蒙各界讀者，尤其是青年學生們，一致予以鼓勵與讚許。這不是我個人勞作所致，而是寄稿者的功績！

日新出版社約我將覺悟中發表的作品，再加一遍選擇，把可以給青年們欣賞觀摩的作品提拔出來，作為青年文選叢書，印成單行本。這個提議，恰好可以滿足一般青年屢次要求覺悟每月發行彙訂本的渴望，我所以立刻就接受了。

青年文選叢書所選的文字，並不限於青年作家，老作家以及已成名的作家的作品，只要富於青年精神的而且富有滋養的，我也選錄了。或者，這更足以啓發青年們寫作的技巧。所選的文字，依體裁分類，如論文、小說、詩歌、書信等七八種。這不僅使青年們對於各種文體能得到認識，並且也使青年們在多種多樣的詩文中，得到極濃的閱讀興趣。

我相信這部青年文選對於青年們可以有點益處的。第一，青年們閱讀青年文選，至少在思想上必不至落伍腐化；在知識上可以增加新鮮而正確的觀念。其次，即就練習作文，也可從這部青年文選裏，得到許多觀摩之處。

現在這部青年文選叢書開始發行了，希望各地的青年們都能以愛我的熱誠來愛好這部叢書！

一九四六年 徐蔚南



青年文選 等待的心目次  
第九輯

## (一) 評論

- 王孟優秀論……………承名世 (一)
- 論詩的情與景的關係……………吳流 (三)
- 現實的人物畫……………朱應鵬 (五)

## (二) 散文

- 閑談喝咖啡……………李棉 (九)
- 閒話爆竹……………楊寬 (一一)
- 女戰犯的夢……………成甫 (一四)
- 父親的水烟袋……………疾風 (一七)
- 蒔花叟……………石磻 (一八)
- 秋夜隨筆……………石磻 (二一)
- 「到大世界去」……………石耶 (二三)
- 描在燈影裏……………石耶 (二五)
- 看潮……………石耶 (二七)
- 呂先生的幽默……………石耶 (二九)
- 勝利了……………魯羽 (三一)

兩個朋友

黃 棊 (三四)

一幅素描

姚 印 (三七)

鷹

余 歡 (三九)

雉

鈕 東 (四一)

等待的心

靜 波 (四四)

### (三) 詩歌

樂府 (聞日本投降作)

于右任 (四六)

回來哪，我疼愛的孩子

鏗 鏘 (四六)

老宮女太息

楊治民 (四八)

### (四) 書評

結髮妻

張曉葦 (四九)

「原野」

尤靜生 (五三)

### (五) 小說

記娜衣

石 礎 (五四)

朋友的故事

蔡公坡 (五六)

池魚

李乃文 (六〇)

翠娜

高 迅 (六四)

主編 先生 南蔚徐

編主生先源山胡

# 青年 文選

# 日新文藝叢刊

★ 冊十列下出已 ★

- 精選青年作品 最合青年讀者口味  
已出六冊 每冊內容小說散文詩歌遊記均全
- (1) 家的召喚
  - (2) 聖潔的靈魂
  - (3) 小主婦
  - (4) 新生
  - (5) 童年的夢
  - (6) 長春

我的寫作生活	國境線上	賣場	兩天	誕籟	朦朧	轉變	劫難	早戀
.....	.....	.....	.....	.....	.....	.....	.....	.....
胡山源作	蕭琴作	石琪作	沈寂作	程育真作	方培茵作	張珞作	湯仙華作	中原作

上海南京路同大棧三三號A室 日新出版發行



## 評論

### 王孟優劣論

承名世

唐代的田園派詩人，首推王維和孟浩然，所以他們並稱「王孟」，好像地位無甚軒輊，其實孟詩遠不及王，不但才情不及，就是品格也覺遠遜。

我們感覺到王詩的長處，是清遠雋逸，孟詩雖也清遠，但雋逸却不及王，其長處在比較矜鍊而已。（所謂「浩然爲詩佇興而作，造意極苦」）王詩的傑構，如下面幾首：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烟；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輜川閑居贈裴秀才迪）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終南別業）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

（評論）王孟優劣論

青苔上。（鹿柴）  
輕刺迎上客，悠悠湖上來，當軒對尊酒，四面芙蓉開。（臨湖亭）

真是所謂「詩中有畫」。其妙處在信口而出，自生逸趣，如火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毫無刻畫做作的痕跡。米元章以「平澹天真」四字評董源的畫，我們覺得把這四個字移來評王維的詩，也是確當不易的。

孟浩然的詩如：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過故人莊）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春曉）

妙句天成，其平澹自然固不遜於王維，然他這類的詩很少，不像王維的詩集裏，清遠雋逸的詩句觸目皆是。孟氏的詩句如：

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歲暮歸南山）

黃金燃桂盡，壯志逐年衰。（秦中寄遠上人）

山冥聽猿愁，滄江急夜流。（宿桐廬江寄廣陵舊友）

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

其矜鍊固勝於王維，而平澹天真之趣，却已凋傷了。吾友吳流幼年的時候，曾把「明月松間照」和「松月夜窗虛」兩語，分辨王孟的詩趣，大得業師的贊許，其實這兩語的分別，就是自然和矜鍊的不同，王孟之異，端在於此。

王孟之異，除自然和矜鍊的分別外，還有其品格的不同。我們知道：王維早年得志，做過大官，然後退居林下，安享清福，他是個貴族詩人轉變成田園詩人。他又懂得禪理，學問地位都在孟浩然之上，所以胸襟闊闊，才情超俊，做出詩來，自無寒酸的氣味。而孟浩然則一生潦倒，不會得過志，加以才情較差，其胸襟更因窮愁而狹小，做出詩

來，自不能避脫寒酸氣了。孟詩如：

常恐壘溝壑，無由振羽儀。（晚春臥病寄張

八）

奈何偶昌運，獨見遺草澤？（山中逢道士雲

公）

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空有羨魚情。（望洞庭湖贈張丞相）

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歲暮歸南山）

一種懷才不遇的怨憤和窮愁困苦的本騷，溢於言表；其品格殊不見高。雖然他也曾說過：「物情趨勢利，吾道貴閒寂」；「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且樂杯中物，誰論世上名」；但是終究要：「寄語朝廷當世人，何時重見長安道」；而嘆息「鄉曲無知己，朝端乏親故；誰能為揚雄，一薦甘泉賦？」祇因他的夢想不能實現，才不得已而說：「祇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他的品格如此，所以李太白所說的「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未免有些過譽了。

像孟浩然這類本騷寒酸的詩句，在王維的集子裏，絕不能發現，這便判定了王孟的優劣。胡適之

先生曾舉王維的「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二語，說他有做作氣，不及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兩句自然（見白話文學史），他的批

評誠然不錯，但陶王間的高下，相去尚微，而王孟間的高下，却是相去懸殊的。

## 論詩的情與景的關係

吳流

朱光潛先生曾在「人間世」上發表過一篇「詩的隱與顯」，是一篇極有價值的文學批評論文，文中的中心主旨：是「寫景的詩要顯，言情的詩要隱」兩句話，這真是一個偉大的發明！所謂「顯」，朱先生引王國維「人間詞話」中的「隔與不隔」一段，說：「使人見到意象便感到情趣，便是不隔。意象含糊或空洞，情趣淺薄，不能在讀者心中產生明瞭深刻的印象，便是隔。」「不隔」就是「顯」。他舉的例子是：謝朓的「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杜甫的「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以及林逋的「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些都是寫景的詩句，其妙處正在能顯。所謂「隱」不就是「隔」，朱先生舉的隱的例子是：古詩「步出東城門，遙望江南草，前日風雨

中，故人從此去」；「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李白的「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以及晏幾道的「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這些都是言情的詩句，其「妙處亦正在隱」。

朱先生認為「隱」的境界在「顯」之上，他說：「無我之境即同物之境，比有我之境即超物之境品格較低；超物之境所以高於同物之境者，就由於超物之境隱而深，同物之境顯而淺」。「中國詩愈到近代，味愈薄，趣愈偏，亦正由於情愈淺，才愈露」。

朱先生的話，非常精到，深可佩服。我也曾寫過幾篇論文，談到中國詩蘊藉的妙處（參看中央日



報社出版的「點滴集」，「蘊藉」也就是「隱」。不過這裏我想進一步談談詩中的情與景的關係，同時也就想補充朱先生所談的「隱與顯」的理論。

我的意思是寫景的詩固然要顯，但是景中要有情趣，這景就格外能動人；言情的詩固然要隱，但是如能使情從景出，這情就格外能感人。寫景的詩如王維的：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

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歸嵩山作）

孟浩然的：

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

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宿桐廬江寄廣陵舊游）

韋應物的：

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滁州西澗）

劉方平的：

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滿地不開門。（春怨）

所寫的都是含有情趣的景。大家試想想看：在一處寂寞的空山中，羣松參天，濃陰百丈，抬起頭

來，只見明月的光從松陰間透露出來；低下頭去，只見不絕的清泉在亂石上流着；我們將發生怎樣的情趣？一所荒涼的城市，靠近在荒涼的古渡口；暗紅色的夕陽滿照在到處紅葉和黃葉的秋山，我們會不會發生一種日暮淒涼的心情。無際無邊的曠野，一眼望去，那在我們頭頂上的天，漸漸低到比樹還

低了；浩浩蕩蕩的江水，清澄到底，水光清澄得和月光打成一片，好像月亮就在我們的身邊；人處在這種境界中，能不發生投身大自然的興趣嗎？在一處大水中，祇有狂風吹刮兩岸樹葉的聲音，孤零零的一個明月照着孤零零的一隻小船，在這種境界中，誰能不發生思家和念舊的情意？傍晚的時候，帶着雨水的春潮愈來愈急，打動了游子的心；荒涼的渡口，一隻無人的小舟獨自在瀾漫的水浪中橫着，這更使人感覺到寂寞淒幽了。春天是將去了，寂寞的空庭還是寂寞着，所看見的祇有滿地的梨花，無人過問；見到這種境界的人，任你怎樣麻木，也總要發生些傷春的情緒吧？

上面所舉的例子，情趣都隱在景中，就情而言，是隱極了；但就景而言，却是非常顯豁，非常

具體，所以成爲好詩。至於言情的詩，如杜甫的：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月夜憶舍弟）

李商隱的：

會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無題）

王維的：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

澹花未？（雜詩）

張祜的：

禁門宮樹月痕過，媚眼唯看宿鷺窠；斜拔玉釵

燈影畔，剔開紅燄救飛蛾。（贈內人）

都是借景表情的，我們讀了覺得印象格外深

刻，只因他們詩中的景，既給予我們明朗的印象，

## 現實的人物畫

朱應鵬

古代人物畫，以道釋圖像爲大宗，此外則可分兩類：其一是現實事蹟及風俗，其二是故事。

從歷代記載中，看出六朝隋唐時期畫家，多描寫當時的實事及風俗，其作品數量，恐將超過於故事畫。此在美術史上，實居極重要部分。於此，我

而詩中的情，更給予我們深厚的回味。他們的有言處都是景，情却在無言中，所以成爲千古絕唱。朱先生但說：「寫景的詩要顯」，然而如果景中無情，這「顯」的景，便使我們感覺得淺近。至於「言情的詩要隱」，誠然不錯，然而所謂「隱」是意思隱，不是字面隱，如果字面一隱，便成了王先生所說的「隔」了。能够深入淺出，才是言情的好作品。朱先生也說：「不能在讀者心中產生明瞭深刻的印象，便是隔。」所以我們認爲言情固然不必盡要借景，但是借景言情，總不失爲言情的一種好方法。

們看到古代畫家體察物象，實事求是的精神，當時一切人事狀況及器用服御宮室車馬的形象，均從實際描寫，保留了古代文明的真相。惜此等圖畫，存者今已極少。

現在中國人物畫家，均不願寫時事及風俗，未

知何故？推想起來，恐是由於模仿成習，淹到古人書中所見不到的一切，便覺得束手無策，祇可望洋興嘆了。茲略舉六朝唐宋大家所寫時事及風俗畫目，為歷代所寶，並屢見於各種記載者，分列於後，喚起現代畫家的注意。倘以「法古」自命，希望無忝前人。當知所謂法古者，不僅是法古人之迹，應當是法古人之意。生於今日之人，就應該多寫今日的事物，纔可稱為得古人之意。

(一)名家寫時事的傑作：魏高貴鄉公曹髦有黃河流勢圖。

晉明帝有政游圖，游清池圖。顧愷之有中朝名士圖，史道碩有金谷園。戴逵有董威輦詩圖，胡人獻獸圖。

宋袁樞有會獸圖，正聲伎圖，御臨軒圖，豫章王宴賓圖。謝稚有洛陽門翻車進水圖。江僧寶有御臨軒圖。

南齊章繼伯有籍田圖。張季和有游清池圖。

梁元帝有善客入朝圖。張僧繇有羊鴉仁躍馬圖，清裕宮水怪圖，梁北郊圖，梁宮人射雉圖。解倩有丁貴人彈曲項琵琶圖。

北齊廣甯王有朝士圖。曹仲達有齊武臨軒對武騎名馬圖。

隋展子虔有北齊主幸晉陽宮圖，與郊圖。董伯仁有周明帝政游圖。鄭法士有擒明廬明月像圖。楊契丹有隋朝正會圖，幸洛陽圖。

唐閻立德有王會圖，文成公主降蕃圖，封禪圖。閻立本有太宗步輦圖，文皇訓子圖，魏徵進諫圖，西旅獻獒圖，林邑進鸚鵡圖。李思訓有明皇御苑出遊圖，明皇摘瓜圖。吳道子有明皇受籙圖，又與陳閔草无忝合作金橋圖。陳閔有玄宗馬射圖，明皇擊梧桐圖。張萱有虢國夫人夜遊圖，虢國夫人游春圖，虢國夫人踏背圖，明皇納涼圖，明皇鬥雞射雁圖，明皇擊柝桐圖，明皇出門授帶圖，太真教鸚鵡圖，唐后行從圖，五王博戲圖，石橋圖。韓幹有玄宗試馬圖，明皇射鹿圖，寧王調馬打毬圖，李白封官圖。周古言有明皇夜遊圖。李昭道有明皇幸蜀圖。韓滉有李德裕見客圖。周昉有渾侍中宴會圖，劉宣按武圖，獨孤妃按曲圖。常棣有懿宗射兔圖。張南本有高麗王行香圖。

南唐顧闳中周文矩均有韓熙載夜宴圖。顧大中

有韓熙載縱樂圖。

宋高元享有從駕兩軍抵戲場圖。李公麟有西園新集圖。鄭俠有流民圖。蕭照有中興瑞應圖。劉松年蘇漢臣均有高宗瑞應圖。

元王振鵬有金明池奪標圖。

讀以上畫目，正如讀當時的歷史。雖則藝術的價值，並不拘於題材，然時事畫而運用藝術手腕出之，比較風俗畫的傾向於情趣者為尤難。這正顯出當時畫家的真本實力。

(二)名家寫畫時風俗的傑作：晉明帝有游獵圖，洛中貴戚圖，人物風土圖。王廙有村歌社舞圖。顧愷之有桡蒲會圖，蕩舟圖。史道碩有田家十月圖，田家社會圖，梵僧圖。夏侯瞻有楚人祠鬼神圖。戴逵有胡人弄猿，吳中溪山邑居圖。

宋陸探微有鬥鴨圖。顧寶光有射雉圖，洛中車馬圖，鬥鷄圖，越中風俗圖，天竺僧麻紙。袁荷有吳楚夜唱歌圖。宗炳有永嘉邑屋圖。謝稚有輕車迅邁圖。謝約有聲伎樂器圖。江僧寶有職貢圖。

南齊劉瑛有擣衣圖，少年行樂圖，吳中行舟圖。毛惠遠有酒客圖，刀戟戲圖，騎馬變勢圖。毛

惠秀有胡僧圖，刻中谿谷村墟圖。

梁元帝有職貢圖，遊春苑圖。張僧繇有雜人馬兵刀圖，醉僧圖，田舍兒舞圖。

北齊曹仲達有弋獵圖。楊子華有北齊貴戚游苑圖，宮苑人物屏風，鄧中百戰獅猛圖。

隋展子虔有長安車馬人物圖，弋獵圖，挾彈遊騎圖，摘瓜圖，按鷹圖，春游圖。董伯仁有弘出家圖。鄭法士有貴戚屏風，洛中車馬人物圖，北齊政游圖，游春苑圖。楊契丹有貴戚游燕圖。

唐閻立德有職貢圖，鬥鷄圖。閻立本有職貢圖，西域圖，異國鬥寶圖，掃象圖，聯寶獅子圖。范長壽有風俗圖，西域圖。

又李思訓有五祚宮女圖，踏錦圖。周古言有宮禁寒食圖。楊寧有出游人馬圖，庖廚圖。張萱有貴公子夜游圖，伎女圖，按羯鼓圖，鞞鞞圖，糝粧圖，搗練圖，執短宮女圖，挾彈宮騎圖，宮女圖，按樂士女圖，日本女騎圖，游行士女圖，蕩林圖，藏謎士女圖，樓觀士女圖，宮中七夕乞巧圖。王維有盧溝圖，談皎有武惠妃舞圖，佳麗寒食圖，佳麗伎樂圖。陳闓有公子圖。

又韓幹有五陵遊俠圖，按鷹圖，游俠人馬圖，騎習人馬圖，夜游圖。韋偃有天竺僧圖，小馬放牧圖，紅薦覆背驗馬圖。

又王維有暹羅圖，漁市圖，驛網圖，異域圖，山谷行旅圖，山居農作圖，朱陳嫁娶圖。韓滉有田家風俗圖，田家移居圖，村社圖，豐稔圖，村社醉散圖，醉客圖，村夫子移居圖，村童戲蟻圖，雪獵圖，集社鬥牛圖，村翁嫁女圖，鼓腹圖，演樂圖。

又周昉有擊阮圖，按箏圖，擣衣圖，（一作用兩女子擣）五陵游圖，豫遊圖，蠻夷職貢圖，宮女圖，宮騎圖，遊春士女圖，舞鶴士女圖，避暑士女圖，游行士女圖，遊戲士女圖，美人按舞圖，胡旋女圖，步障圖。王肅有避暑士女圖，士女家景圖。趙溫其有烹醯士女圖。支仲元有唐宮女比足圖。

又陳維岳有送窮圖，貧富對比，極有思致。張南本勘畫詩會圖。孫位有審部博奕圖。

後梁王商有游春士女圖，職貢圖，貢奉圖，菲林風俗圖，菲林士女圖，菲林婦女圖。

南唐周文矩有文會圖，玉步搖士女圖，金步搖士女圖，按樂士女圖，合樂士女圖，理髮士女圖，

按樂宮女圖，按舞圖，游行士女圖，琉璃堂人物圖。徐熙有出獵圖。

後蜀阮惟德有貴公子夜宴圖，宮中賞春圖，宮中觀鞦韆圖，宮中七夕乞巧圖，宮中製鐵圖，宮中按舞圖，宮中按樂圖。黃筌有玉步搖圖。

吳越阮郁有賢妃盟手圖，游春士女圖。

宋王齊翰有琴會圖。石恪有青城游俠圖，社饗圖，新羅人角力圖。燕文貴有七夕夜市圖。李公麟有村歌社舞圖。陳但有村醫村學，田家娶婦，村落祀神，移居，豐社等圖，馬遠有踏歌圖。張擇端有清明上河圖。蘇漢臣有貨郎圖，擊樂圖，水戲圖。梁楷有田樂圖，村樂圖。

風俗畫中，職貢圖及審部等均係外來人物風俗。東晉以來，畫家多喜作此。又唐人畫目中，顯示當時中國的富強。閻立德兄弟等多寫職貢圖，正是貞觀永徽年間國威遠播徵象。李思訓，張萱，談皎，周昉等多寫宮禁都市生活，富麗氣象。而王維韓滉等多寫民間生活，亦見豐和歡樂景况。韓滉以名相而兼名畫家，喜畫鄉村風俗，尤堪注目。至後蜀阮惟德與父知誨，同時入內供奉，皆畫當時宮苑

亭臺花木之巧，皇妃帝后富貴之事，可稱為純粹的宮庭畫家。

又後梁胡瓌胡虔父子及後唐李贊華，均以善馬為一代宗師，畫目甚多。因胡氏父子乃契丹人，李贊華亦即契丹天皇之弟，投歸中國。其專長本國風俗畫，乃理所當然，故不列入。

以上所舉，均為煥赫之蹟，藉見當時風氣之



## 散文

### 閑談喝咖啡

李 棉

有人說，巴爾扎克的文章裏每一個字都滲透了咖啡汁，他經常一面寫文章一面喝咖啡，可以說他的文章是在咖啡汁的灌溉中長成的。柴霍夫也愛喝咖啡，而且還對青年文人說出咖啡的許多好處，咖啡大概也同烟捲似的能啓發文人的靈感吧。我在多年前便有了喝咖啡的嗜好，我不是文人，將來也不想成為文人，所以我的喝咖啡完全是一種癖好，或

盛，至南宋時，此風漸已衰退，元明以降，畫家極少有寫時事者，至風俗則僅在山水圖中略有漁樵耕讀的點綴而已。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思訓與王維，乃山水畫南北宗開山祖師，徐熙與黃筌，乃花鳥畫兩派開山祖師，其人物均臻上品，可見北宋以前，人物畫為畫中之最基本者。

者說是為了滿足味覺上的一種需要而已。咖啡之成為我日常生活上的必需品，其重要相等於吃飯，我每天早晨起身，飯後，工作完畢後的休息時間，臨睡以前，總要喝一兩杯，倘使有人問我不喝將如何，這個，愛吸煙捲的人可以替我答覆一部份的。

咖啡原是由東方傳到歐洲去的，牠成為歐洲人一種日常的飲品，歷史並不太久，中國有人喝咖

啡，却是由於歐風東漸。在以前除了西菜館及外人經營的酒吧間賣咖啡外，咖啡館在中國是很少的，中國以出產茶葉著名，國人大都愛品茗，所以不論鄉村都市，大小茶館，到處可見。歐洲人之坐咖啡店與我國人之愛上茶館，大抵並非專爲了喝一杯茶或咖啡，因爲在那裏可以享受一下悠閑的趣味吧。

八一三戰事發生以後，上海却開了好幾片咖啡館，及至十二月八日以後，海運阻滯，咖啡來源中斷，但這個期間，咖啡館的營業反而蒸蒸日上，成爲一種畸形現象。據說日本在第一次大戰時，咖啡方始被一班人所愛好，後來漸成爲都市中人的普通飲品，大概戰爭期間，人們苦悶的心情需要一些刺激，咖啡的輕微刺激，許是正適合他們的胃口的。

咖啡宜隨餐隨飲，在咖啡館裏喝的，不及在家裏叫僕人燒的，而別人燒的又不及自己燒的够味，這大概如袁子才所謂：「一星變味，二星變色……」的意思吧。因爲咖啡館子里大都是燒了一大壺攔在那裏，客人需要時，像放自來水似的，貯滿了一杯端到你面前來，香與味自然說不上，有的雖然臨時燒，但份量的多寡，與火候的程度，不盡能

配合你的口味，不過咖啡館裏自有它特殊的情調，是值得使人在那種氣氛裏坐上很久，而當作一種享受的。我們於工作之餘，踏進咖啡館的旋門，在那種悅目的色調，柔和的燈光，醉人的音樂當中，同好友談心，同愛人默然對坐，或者獨個兒坐着思念一些不必要回憶的往事，構想一篇可寫可不寫的文章，甚至什麼也不思索，靜對着一杯熱氣騰騰的咖啡，看着那杯中濃色的水面上有淡白色的水汽在變幻，然後慢慢地喝着喝着，會讓你忘記了一切。

我們所喝的咖啡，原是用炒焦了的咖啡豆磨碎後煮出來的，不過製法各有不同，有些在烘炒的時候還要加些香料在裏面，從美國裝來的罐頭咖啡，一種牌子有一種味。我最初愛好一種叫 *HILLS BROS* 牌子的，苦中略帶酸味，非常可口，後來吃慣了 *MAXWELL HOUSE* 同 *S. W.* 兩種時，而後者香味更佳，所以一直停留這個牌子上，以前這些貨色毫不希罕，但在前兩年外貨斷檔，這種咖啡便在市面上絕跡了，我像搜古玩舊貨似的買到一些，可是每當端起杯子，總不免有點擔心「斷糧」之虞，幸而我的存貨未曾用完，已欣逢抗戰勝利，

我又得開懷暢飲了。談到咖啡的價值，像 S. W. 那些牌子，一磅裝的在戰前祇賣兩元左右，上海淪陷後，曾經賣到六七十萬偽幣，物稀為貴，商人自然要居為奇貨了。

美國的咖啡來源，大半仰給於巴西，前幾年海運停頓，巴西的咖啡無法出口，巴西有人把堆積過

剩的生咖啡豆磨成細粉，當作粘土，用來製造模型，據說粘性極強。可惜盟家不會利用這種特殊粘土製一座巴爾扎克的像，以紀念他在文學上的功績，同時也讓人們知道咖啡與巴爾扎克的著作有着相當的關聯，也是一種藝林佳話也。

## 閒話爆竹

楊寬

抗戰勝利，全國一片爆竹聲，尤其上海一隅所燃放的爆竹，難以統計，其數量大得驚人。慶祝放爆竹，歡迎也放爆竹，一時高興又放爆竹，在寂寞無聊之中想打開這沉寂的空氣，也有人放爆竹。自從盟軍來到上海，在街頭巷尾狂歡之餘，到處也以燃放爆竹為熱。到現在，我們國人似乎有些掃興了，上海的爆竹聲也跟着沉寂了，可是盟軍依然在興高彩烈地放着。因為我的家靠近外灘，正是盟軍們往來狂歡的所在，每天夜裏從夢中醒來，在寂靜的深夜裏，所聽到的又是驚人的爆竹聲，當然又是盟軍在狂歡中燃放的。經過這樣一二月的光景，我

的耳中，似乎只是爆竹聲在響着。我們用爆竹來迎接了勝利，用爆竹來慶祝了勝利，用爆竹來歡迎了我們的國軍和盟軍，爆竹究竟帶來了些什麼？無疑的是歡樂。爆竹是用火藥來製造的，我們中國是火藥的祖國，外國人認為我們到處有火藥桶存在着。不錯！自從我們用爆竹來迎接勝利以後，復員的工作就有人阻撓着，進行得那麼遲緩，破壞的事實却到處可見，仰首北望，又是滿天烟火，使爆竹的火藥氣和軍火的火藥氣，打成了一片。我們在這裏嗅到爆竹的火藥氣，彷彿同時嗅到了籠罩於整個北方的火藥氣，我們在這裏聽到了爆竹聲，又彷彿同時



聽到了北方的槍炮聲。爆竹聲本來是歡樂的，只因神經過敏了些，聯想力太强了些，不覺悲從中來。盟軍狂歡地放爆竹，我們却在憂鬱地焦慮。

「爆竹一聲除舊」，這一條是至今三家村裏還掛着的春聯，新年到了，大家又免不了要放爆竹，尤其在舊曆的新年，爆竹聲會響到每一個的農村的角落。我們收復區的民衆，在長夜漫漫的八年中，在敵偽惡勢力籠罩之下，每一個都透不過氣來，只有悲憤，只有忍耐，只能鑽在地下，只是希望光明的來臨，不但鳥槍不敢放一響，便宜了許多樹上的小鳥和田野裏的小獸，就是爆竹也不敢放一聲，尤其在鄉鎮上有敵偽軍駐防的地方，深恐因此引起事端，招來大禍。自從我們經過了這八年的抗戰，用血來栽培着自己的國地，開出了這朵燦爛的勝利之花，收復區的民衆，八年的抑鬱便得暢達，八年的束縛便得解放，於是久已不放的爆竹，開始大放而特放，用來讚美這朵勝利之花，希望在最短期內結成一個勝利之果，熱望着這個勝利之果是偉大而甜蜜的。不幸這些爆竹的火藥氣竟和內亂的火藥氣混成了一片，於是感到失望了。「爆竹一聲除舊」，

我們從這新年起，希望真能除舊更新起來，完成我們的民主團結統一，還希望要澄清吏治，希望在這爆竹聲中帶來的是建國的新精神——切實，迅速，有效，不再有自私和敷衍。

爆竹本是我國的特產，在海外市場上有着很大的銷路，有人說我國的國粹，能够揚威於海外的，爆竹就是最著的一種。本來火藥是我國發明的，爆竹是用火藥來製造的，其爲我國的特產也是理所當然。火藥在軍火中至今還有主要的用途，照例我們這個火藥的祖國，該軍備很不差的了，可是我們偏用在娛樂上，軍火沒有大量的生產，爆竹倒有大量的銷路，或許這也是我們這民族在和平上表現的特徵吧！戰前我國在海外銷去的爆竹，爲數之大，很足驚人。單是紐西蘭一地，年約銷六七千鎊，紐西蘭在每年十一月五日舉行燒賊節，相傳福格斯於一六〇六年謀炸國會不成，被捕焚死，英人痛恨他，每年在這天清晨，兒童結合成隊，扮着福格斯，由羣兒擁向鄰戶乞錢，買爆竹，在夜間燃放，真是火樹銀花，盛極一時，此外遇到特殊的慶典，也常常燃放爆竹爲餘興。不但紐西蘭如此，各國燃放爆

竹的風氣確很普遍，顯乎今日上海盟軍的那麼歡喜放爆竹，就可證實了。可是戰前各國已多設廠自製爆竹，紐西蘭政府爲保護本國的爆竹業起見，對外來爆竹，加征進口稅，各國所仿造的爆竹，用科學方法來改良，火藥和花樣都較我國國貨爲講究。我國爆竹業都用手工製造，外國却有規模的科學生產，價廉物美，我國的爆竹生意因此在海外也就一落千丈，紐西蘭一地的中國爆竹銷數便由六七千鎊降到二三千鎊，其他各國也是如此。有人說，我們要奪回這個爆竹市場要使我國爆竹依然能揚威海外，對於爆竹業也必須用科學方法加以改良，不然的話，中國的爆竹只能在本國揚威，不能在海外揚威的了。這些話固然很對，可是爆竹畢竟只是爆竹，只能供娛樂之用，是不是我們的國貨僅僅爆竹可以在海外市場活躍呢？盟軍到了上海，除了燃放我國的爆竹以外，他們所購買或欣賞的，只是些古怪的東西，是不是我們的文化，能够拿出要給人觀光的，只有這些。是不是人家已到了「原子時代」我們還只是個「爆竹時代」呢？

爆竹家家放，年年放，去年在勝利以後，放得

尤其普遍而響亮，我們除了放爆竹以外，曾做了些什麼。去年是個「勝利年」，勝利的結果是怎樣？是不是「勝利年」只成了「爆竹年」呢？我們這個時代，當然不是「爆竹時代」，這個年頭更不是「爆竹年」。「爆竹一聲除舊」，僅憑爆竹一聲不能除舊呢？我們的國家和社會，舊有病根，我們可以分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是知識份子的，知識份子每多有士大夫氣息，就是自大自私和敷衍，只是口頭工作紙上工作，開會，計劃，宣傳，成三部曲，這是屬於表面，骨子裏就有不免勾結營私的。另一方面那些無知無識的人，每多有江湖氣息，他們利用團體的潛勢力，用俠義的精神來犯法行私，只要兜得轉，門路通，就什麼事都可以做。所謂「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這種情態至今普遍存在，這些舊有的惡劣風尚一日不根絕，破壞的因素便一日存在，內亂的發生，吏治的不清，無非由於這些因素錯綜複雜地在作祟。這需要我們徹底地「覺悟」的。當然爆竹一聲決不能除舊，我們認爲必須要靠靈一擊才能除舊，什麼是靈一擊呢？就是嚴厲而迅速有效的法治精神。我們期待着。

## 女戰犯的夢

成甫

在去年勝利纔數星期後的某一日深夜，當路上行人漸漸稀少下來的時候。

一家正在散場的戲院門口，擁擠着許多車輛和人，紊亂雜沓的叫罵聲，在一陣喧鬧過後，空氣頓時又靜寂下來，許多人和車輛走散完了。這時，戲院門前祇剩下最後一輛三輪車，還孤單單的停在那裏，那個車夫垂頭喪氣的樣子，跨上坐墊，失望地望了望戲院，看看人都走光了，他「唉」的嘆了口氣，緩慢的懶洋洋的踏着走了。

「喂！車子。」

忽然後面一個脆麗的女性的聲音喚住他，車夫連忙回過頭去，見是一個衣著極華麗的窈窕的少婦，站在戲院門邊，在向他招手。

「到啥地方？」車夫一面欣喜的回問，一面踏動車子，轉過彎來，很敏捷的踏到她身旁。

那少婦並沒有回答車夫到什麼地方，她祇不過

朝車夫瞧上幾眼，跨上車，說聲「向前」！

車夫照例習慣地毫不介意，因為他知那闊的客人都沒有不先講價不先說明路名的脾氣，因此他就用力向前踏了。

踏不到多少路，那少婦指點車夫說：「向那邊轉彎。」

車夫又照例依着她的指揮，向那條比較狹而黝黑的馬路踏去，當拐進那條路口時，少婦忽然又對車夫說：「踏得慢一點好了。」

車夫於是又依着她的意思，把車踏慢了。但這時，車夫心裏已稍有些疑竇了：為什麼她還不告訴路名呢？慢一點又為什麼呢？……可是看看前面這條路，越過去越暗。當他又踏了一段相當長的路之後，他終於忍耐不住的問了：「請問你到啥路？」

「向前好了……」少婦回答，顯然，她好像還

有話要說下去似的。過了一會，她終於開口了：「喂，我問你……我問你……你家裏有妻子嗎？……」

車夫一時覺得沒有聽清楚，後面的話，給耳邊一陣微微的呼呼的風聲擾亂了，但是他急於要聽明白這句話，他於是把車子踏得更慢了，回轉頭來，問他說：「剛才你講啥？」

「我說……你有了妻子嗎？就是女人，你有娶了嗎？……」少婦說着，這一次他加重了聲音，也好像做出充分嫵媚的樣子。

車夫聽得很清楚，但他不解她的話，不明白她的意思，因此他莫明其妙的不知回答——同時他覺得回答她也是一種多餘，因此他仍舊默默向前踏。過了一會，後面的少婦却又低低的問了：

「喂，青年……你家裏妻子有了麼？怎麼不說呀！……」

這會她講的是略帶生硬的國語，車夫照例又聽得很清楚，他微微怔了一怔，潛意識的覺得這女人太無聊，他知道這問話多少帶一點「尋開心」的成份；但他又懷疑她爲什麼要再一次問他這些身邊的

事，他覺得這些事對這位貴少婦太不相干了……總之，他覺得不解。

「隨便我有沒有，我不願談這些……」車夫厭煩地直截了當的回答，顯然的，他這時的心事是在快快踏到目的地，免得超過戒嚴的時間。

又踏了一段路，車夫正想問可踏到了沒有時，女人又說了，這一次她問得很急躁，她用一連串的半生硬的國語，問車夫究竟家裏有妻子沒有……她逼着要他回答，她要他即刻告訴她……這樣，車夫可有點給她問得惶急了，他對這位貴少婦由懷疑而生了恐怖，他覺得她有點可怕……但他立刻又感悟到我是一個苦力，一個三輪車夫，儘可放懷……正遲疑間，他又立刻覺得夜更深了，一定要戒嚴了，究竟叫我踏到那裏去呢？怎麼辦呢？……他忽然急中生智，想起了再過去數條馬路，那邊就有警察局，不妨踏到那邊去再說。於是車夫加起腳力，故意不理睬後面，拚命朝前踏去。

當女人正追問車夫踏到那裏去時，車子已一個轉彎，靠近了警察局，車夫很機警的把车子在局子門口停住。這時，警察已走過來，車夫很恭敬的跳

下車，對警察說：

「先生，這個女人不知啥道理，他不肯告訴我到什麼地方，我替他踏了好多路了……」

「已經戒嚴了，還不知道沒？」警察照例很嚴的喝問車夫，一面，他走過來問女人：「你是到啥地方去的？」

「我……到……」女人慌張得竟一時說不出話了。

「不行，你是那裏來的？這樣遲了，身份證拿出來看看。」警察說着，逼近一步，仔細打量女人，同時伸出手去向她要證件看。

「警察先生……我是出來看戲的，忘記帶了……幫幫忙……」女人的聲音顫抖着，她的國語說得更生硬了，而她的臉部一時也驚惶得可怕。

「哼，奇怪，你好像是日本人，下來下來，裏頭去審問審問看。」警察似已看出了破綻，故意聲色俱厲的說。

於是，女人和車夫一同被警察帶進局裏，一個警長模樣的人，過來查問車夫，車夫把方才路上的情形及女人的話，詳細的告訴了一遍，警長聽取了

這一個報告之後，以極奇異的眼光看着女人，同時走過來審問她。在證明她的確是日本人之後，在她身邊搜出卡片數張，上印有「東田少將秘書姆田瀨子」字樣，並在手提皮夾內搜出金條十餘根，珠寶數串，鑽戒數隻，並有名貴飾物數件……

「你是從那裏來的？」警長嚴厲的問她說：「帶這些東西準備到那裏去？我知道你是一個女賊犯。」

「先生……請原諒我，」女人顫慄地說：「我不是逃出來的，我是一向住在中國的，這些東西是我自己的積蓄，因為我不想回日本去，我在中國十年了，我打算嫁一個中國人，改入中國籍，永遠住在中國，永遠做中國人……這些東西，我預備做日後的生活費用……」

「你打算嫁這個車夫是不是？」警長略帶譏笑的問。

「是的。」日本女人却很坦白的說：「因為他們這些人是好人，忠厚人……我剛才就演樣打算的……」

警長並沒立刻接下去問。這時站在旁邊的車

夫，他早一五一十的聽清楚了日本女人的一番話，他驚得目瞪口呆了，他決不會想到有這樣事；一時高度的頹喪和懊悔，使他的神經緊張得幾不能把持，他看着台子上的發着光輝的金條，鑽戒……看着那美麗的日本女人，他的眼睛幾乎要迸出火來了，他想着，想着，想着這一些寶物本來都可由他得去，女人也由他得去，但是現在已是一個破碎的夢了，完了，完了……他想得狂了，他幾乎快喪得要發瘋了……

「A——三輪車夫，你可以走了，現在沒有你的事了，知道嗎？」

「是是……先生，是是……」車夫連連點頭，半遲疑的擺動身子，最後，他終於被旁邊的警察

## 父親的水烟袋

提起父親，我總忘不了他的水烟袋。

當生活的鞭子向他微駝的背上抽下時，他的水烟袋就幾乎沒有一點鐘以上休息的機會了！呼呼地呼呼地他簡直要把那褪色的黃烟咬嚙下肚去，就這

「去去去」的驅喝聲中，趕出去了。

「你現在暫到那面一間休息室去，」警長指着旁邊一間房間，對日本女人說：「你的案子我們明天替你審理，我們還要把你解到有關機關，偵查你的過去，因為你是女戰犯……至於搜出來的這些東西，我們自然得交有關機關審理後處理，至於你要嫁中國人，入中國籍。那又是另外一回事……知道嗎？」

日本女人聽着，並不作聲，她只是露着沮喪的蒼白的面色，默默的低着頭，流着淚，吸泣着，大概她的夢破碎了吧！過了一會，還是旁邊那個警察，走過來把他領進了那間黝暗的休息室。

## 疾風

樣一口氣吸足十幾袋，照例面前棋佈了一大攤烟灰；那灰色的星火上，時燃起生命的憂鬱！

這當兒我好像從他那裏分得一份悲哀，不經意偷流了幾點眼淚！

我常想走上去安慰他：「爸爸！別難過吧！田地算什麼！只要兒子替你爭氣！」

我終不敢把這些話在他老人家面前傾吐出來，我望着他紅滯的瘦削的臉，我頹然走開了他的身邊……

☆ ☆ ☆

七八年前我父親還是一個愉快的生活者。他天天早上帶着水烟袋踱到茶園裏去喝茶，回來就替小孩子們背書，每天必有一兩個背不出的，這水烟袋拍着桌子的聲音總會使生客們嚇一大跳；我聽慣這個聲音了，呵！這有力的一拍！

現在伴着他的還是這枝水烟袋，它沒有離開我父親半步，它却恍然換了兩個貧富懸殊的主人。

☆ ☆ ☆

昨天父親從南京寄來一封快信，他這樣的寫着：

「……現在連水烟也不吃了，我無情地把那枝

水烟袋擲到鐵軌上！我爲節省一點支出，就……唉……」

讀到這裏，我心頭突然遇過淒涼的一幕：生着銹的微彎的鐵軌旁邊，半腐的枕木上孤零零地躺着一枝脫去了索的水烟袋，一個頹白的風塵客苦笑着，撻過去了，拾煤塊的髒小孩却欣然地險起了它！……

「噓……」我深深地抽了一口氣，從一個噩夢裏驚醒似的，我又偷偷地流了幾滴眼淚。

☆ ☆ ☆

勉強讀完了他的來信，知道他爲我下學期的學費又在大大費躊躇了；他要我開出下學期的預算，天哪！我怎能老實地告訴他呢？卅萬！廿萬！……這一串龐大的數字，我怎能告訴他呢？他已經失去他安慰煩悶的老友了（他的水烟袋），我怎能再忍心地增加他的煩悶？

我擲開了筆，遙祝他老人家的健康！

時花叟

石碁

我住在一個別家園子旁邊，坐在書房靠窗邊的椅子上，便可以看見滿園的青草，和間長着許多花卉的園地。跑出屋子的後門，轉過一度籬笆，可以到園子裏去。紫藤爬滿竹籬，我將那些修長的枝葉，彎捲它攀到我的窗邊來，這使我堆滿雜亂書籍的地方，顯得特別有點生氣。早晨紫藤葉上的露水，給晨風吹落到窗內書桌上，我常常讓它這樣，因為這些少的露水，洒落桌面，既無多大的妨礙，但能給我盛暑悶熱的書房，帶來不少清沁的感覺。因為我沒有找到職業，在家除了看書，和寫些文稿之外，沒有別的工作，雖然是這樣賦閒着，可是腦子常是沉在煩倦裏的，所以每天傍晚，我便照常到園子裏去散步，我的腦子便在這時候，得到完全的解放了。

然而，這屋後的園景，能給我增加了這麼多的舒適，這全要感謝老陸的。

老陸是這園子的老闆了，他今年已經是五十四歲了。當我搬來這裏的第四天，我認識了他。那天是風涼的黃昏，天空靜靜地掛着幾片晚霞。我對這裏對新的環境還沒有熟悉，那時我發呆地站在後門

外的籬籬邊，望着這可愛的花園；那個老闆——老陸，正蹲在地上悠閒地拔除野草，我們對視了一會，便很自然的攀談了，他拍拍手上的泥沙站起來打量着我說：

「先生，看你穿這件藍布的制服，我便猜到你是從南方來這裏不久的，我們家裏的三少爺，也剛從內地學校回來，倒很像你的樣子。」

「是的，我這件殘舊的學生制服，是四年前在桂林唸書的時候穿的；可是在上海就很難看見這樣的衣服了。……不合時哪！」因為我搬了兩處地方，總覺得上海的物質浮華看不慣，照顧我的朋友，又因為差事忙，自己未免冷清，所以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壓力，正使我感到苦惱不安，現在能看見這位年老樸實的人，無形間使自己格外親切的和他說話。

「上海就是這樣的地方，人家瞧你穿的衣服不好，也就看不上眼。」他說得很自然，眼睛笑得眯成一線，嘻嘻的從嘴邊噴出幾點小口水。

第二天傍晚我們照樣地相見，他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對我說：



「請過園子來玩呀！」

我跨過一處低矮的籬笆，到園裏去，隨意的走，便坐在一塊石板上和老陸聊天起來，一直到夜色上來了，我回來走進屋子，從窗口望着老陸慢慢的走向園子那邊的屋子去，兩隻手背在後面，擺着八字形的脚步走，仍是很悠閒的樣子。

我知道他是一個像泥土一樣純樸溫良的老人，他來自農村，雖然住在上海將近十年了，但是他沒有脫掉一點泥土的氣質，現在是做這園子主人的園丁，園主是經營花店的老闆，並且是他的親戚。全國的作業就是由老陸一個人管理：剪裁花木，鬆土，除草，澆水……對他好像只要動動手，便可以很任意又簡單的進行了以上的工作。他沒有了妻兒，鄉間的家也算沒有了，在他的腦子裏沒有一點複雜的人情關係的連繫，沒有勢利的慾望，也沒有怯懦憂鬱的思想，雖然他的報酬並不多，有時也得點額外的給與，但他不計較這些，他只是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安隱自適，正如纏繞在籬笆上蒼勁的紫藤，那麼地安然自在；紫藤雖然蒼老了，但是它有生出來的嫩枝，還能長葉開花，這就像老陸一

樣，他有單純可愛的腦子，給他保持着生命在青春期的情趣，他還像嫩枝一般。

有一天早晨，老陸拿了一束白色的大瓣的芍藥和淡藍色的草石蠶，跑到我的窗邊，當他還沒有繞過籬笆，便向我喊：

「早喲！石先生，這麼早你也起來做工了——寫些什麼？」

他走到了我的窗前，遞了那束花給我，回頭又慢慢的走了回去，也不待我向他答話。因為他每天早上照例要挑兩籃鮮花到街上的店裏去，我不能留住他，只對他說了聲謝謝。

我把芍藥和草石蠶，放在用口盅當作的花瓶裏供養着。在我的書房裏沒有一點紅豔的色彩，所以這花上的純白色和淡藍色，很能和四週的空氣調和。我愛這簡淨的顏色，正如我愛這位質樸的老人一樣的深切。

那天傍晚，我和老陸又坐在園子裏的石板上聊天，我告訴他我歡喜的芍藥和草石蠶的顏色，並且解釋我的理由，他笑着說：

「你倒有點孩子氣哩！」

以後他常送這兩種花給我，有一兩次甚至在我還未起床時，老陸便掛那束花在窗外的鐵架上。

我們相聚時間久了，他也知道了我的身世，由於我這無父的飄零人，他像更體貼我一般。有一次他到我的書房來，我翻開照相簿給他看，在一張家庭合照的相片上，我告訴他那是我的父親和母親，和那幾個年幼的小姪，他看了好久，我問他：

「你沒有兒女，覺得寂寞嗎？」

「人老了，什麼都不想了……我過慣這孤單的生活啦！」他漠然的像回憶無窮的往時，又繼續說：

## 秋夜隨筆

### 一

這幾年來，自己每年都在不同的地方，度過秋天，今年到上海後，轉瞬又是金風送爽的節令，深夜屬筆，縹緲間如聽見窗外有秋雨夜打桐葉的聲響，像是「更聞楓葉落，漸瀟度秋聲。」的調子響

「世界浮華，倒不如一個人孤獨點好！」說後對我苦笑。

可是由他日常的辛勤工作，不倦不厭的歡慰，我知道這顆蛰伏着的靈魂，是充滿了倔強與堅韌的意志。

我認識老陸後，我深深的了解他，在我過去生涯的歷史裏，他還是我第一個遇見的樸實而敦厚的老友，我現在執筆寫下這些，還面對着潔白的芍藥花瓣。擱起筆，沉默地看了它一會，它像對我慈和地笑，我也笑了，因為在我的心裏，正交流着一條溫暖的淡淡的友情底下的小溪呢！

## 石 碕

了起來；心神漸漸沉入深邃的靜思裏。

「草木無情，為什麼又落了丹楓，像飄零的兒女，悄悄的隨着秋風……」這是田漢先生的「秋聲賦」裏，寫廿九年桂林蕭條秋景的歌詞，那年秋天在桂林看了「秋聲賦」出來，步過中正橋，過目山水的秋彩，直到現在還是很明朗的留在腦中。桂林

的石山與別的地方不同，不高不低，深紫墨綠，並且嶙峋多姿，離江的水是常年清澈的，江樹離岸很遠，所以看桂林的秋色，令人起清恬肅穆的情感。

去年在嘉陵江邊，我常愛徜徉在江畔的夏場堤上，靠岸灘的一面，有長列的法國梧桐，秋天一到，桐葉便隨風一張一張的從樹梢搖落，堤上便鋪滿橙黃色的葉子了，那時江水潮汛，渾紅的江水，沖過北碚岸邊伸出的石灘，水濺碚吟，傳播到遠處，江風夾雜着落葉細碎的聲音。這時候站在江干，聽自然懷抱的秋天呼吸，是最能領略纖細的秋天底聲色形影了。

當白霧還未消去的早晨，常看見幾個穿着破舊長衣的女孩子，她們把拖下的衣角撩起了一邊，袖子摺得高高的，或者素性的任意讓袖口蓋過手指，臉孔好像沒有洗過一樣，背上負着隻頗大的長方形的竹籃，彎着身子，悄悄的在霧裏走過來，有些男孩子，他們多是拿棍子往地上撥，這些便是檢拾落葉的人。

「小娃！要這些葉子做啥子用呀？」有一次我問一個女孩子，她正在將一張張的落葉塞往籃子去。

「在家裏，生火燒飯都可以，……啥子用你都不懂嗎？」被她這樣的反問，我倒受困了。

秋，是蕭索的，是帶着哀思的，就像這些孩子們一樣，在苦難裏遭遇遺棄和踐踏，但是有誰知道，他們又是最能用勞力去支持貧乏生活的一份子呢？

## 二

風從窗外刮來，有點淒涼的况味襲上心頭，突然想起這該是到新裁秋裝的時候了，住在善的家裏，弄堂對面一家樓上的縫衣機，早已不分晝夜的鬧着，叭叭機聲，好像那根機上的縫針，兇狠狠的針在我的身上，然而這四五年來，我沒有能力添製過一件新衣，更沒有夏服秋裝之分了。

今年春初在渝時芳姑托朋友送來給我一套西北呢的料子，收到料子的那天，我便滿以為立即可以縫一套新衣了，給芳姑的信裏也說，我已經拿料子去做了衣服，可是這句話，竟成欺騙芳姑的謊言了，因為縫衣的工錢，我始終沒有辦法湊足，有時候湊足了，又爲了毫無預算的化費把錢化掉。所以

這套料子一直壓在箱子裏，待春天一過，到了夏天，我只要兩件襯衣便可以挨過季候，日子漸久，我幾乎已經把壓在箱子裏的料子忘記了。

每次當我走過大馬路時，公司商店門前的窗櫺，掛滿美國新到的「洋呢」，這些經過重洋來到這裏的東西，好像長有無數奇怪的眼睛，向我炫耀，怒

## 「到大世界去」

每天，早晨晚上，總聽得窗外馬車夫連聲喊着：「到大世界去哦！五百塊，」「到大世界去哦！」聽得次數多了，我竟也想化五百元，坐一騎馬車「到大世界去」。

不過，這裏所謂到「大世界」去，是指到「大世界」所在地（西藏南路）那一帶的地方去，並不是你出了五百元就連進「大世界」的門票都在內的。而這個馳名海上的「大世界」，我已經有許多年沒去了，現在門票究竟要多少，我並不知道。

「大世界」，是上海的一個熱鬧所在。它的門外，一天的每時每刻不知要擁集多少人，在抬頭看

視，訕笑……

今天晚上，我翻檢箱子，拿出那塊西北呢料子，默默地看着，雖布未成衣，可是我却覺得新衣的溫暖，這密密縱橫的縐紋，像在我的身上已織成一套合適體面的新衣了。

## 石耶

望：同時，也不知有多少人，行色匆忙的打它門前走過。它的門裏面，大家推推撞撞，擠擠踏踏，每天從下午到深夜，更不知有多少人，川流不息地，在那裏消磨他們閒散的時光。聽歌，看雜耍，每一場遊藝的地方，祇見人頭攢動，長衣短褲的人羣間處處夾雜着令人迷亂的髮影粉香，大家混成一片，也聲音嘈雜的鬧成一片。

這是一個人的集會的所在，你可以看到許多不同樣的人，聽到各種不同樣的聲音。要是你不以為為高雅，也不以為太吵鬧一些的話，偶一涉足，去觀光一番，倒也是人生一景——在上海一個特殊的

地方去看上海特殊的一面。

人多少是喜愛熱鬧的，他所活動的世界又總是狹小而並不大的。便是他有一己的勝業，家庭的歡悅，也往往牽繫不住他的一顆向外溜逸奔放的心。他不時也想從他小小的世界跑出來，到大一些的世界的地方去，投身於歡笑的人羣裏，去忘掉，或者消除掉，他自己並不覺得，實際却隱隱潛藏着的一種孤獨之感。一旦你處在人的洪流裏，安置在一種假戲真做的場合裏，周圍的擾攘淹沒了你，你那時便也自會得忘記了你自己。戲做得逼真，人家拍手叫好，你也會跟着拍手叫好。在這時候，笑好像是種感染的東西，生了翅膀，打每個在場的人的臉上輕輕地一一掠過。

另一方面，人又大都生活在一種莫可奈何的，呆滯而又缺乏趣味的生涯裏面。我們不妨用幾筆來勾勒這樣的一幅畫圖。他早上睡眼惺忪地從牀上爬起來，打了個呵欠，匆匆吃了一些早飯之後，便不得不去做他一天的所謂工作。他不起勁地，無精打彩地工作。到一天工作時間完畢，人也許已無聊得疲勞了，但他又不知何處去好好地休息一下，或者

鬆散一下，正同他對於工作沒有熱奮一樣，他常常再去無謂地消耗他的剩餘的精力，然後再往牀上一躺，頭腦空洞，朦朧睡去，以便第二天早晨再度同樣的醒來。這樣一天又一天地過去了，在他的生活裏，沒有鳥語，沒有花香，缺少情趣，更無所謂思想。他所過的僅僅是一種感覺的生活，夏天流汗，嚴冬瑟縮。他根本不期望什麼，因此他並無那種焦急而又懸盼的期待心情。生活落入一種型式，久久沒有一些變化。今天和昨天沒有兩樣，和明天也不會得有什麼不同。祇是沒有光與熱，無聲又無息地生活下去。好像「現實」強逼他，使他心靈的眼已經瞎了。雨後開霽，他不見天上的彩虹，春天來了，他也會漠然不注意地上爛漫的花朵。

那樣的天地實在太狹小了，太無生趣了，於是有一天，他也會感覺到窒息，需要透過一口氣來。這樣，他便起着一種空漠的想望，想到一個大一些的世界裏去暫時安身，呼吸一口比較廣大與自在的空氣。

因此，儘管意義怎樣不同，人也大都嚮往於廣闊的世界。有些人喜歡去擠在都市的人堆裏，從人

的推撞的移動中，混亂和笑鬧中，吸收生之意趣，體味生之不息。而有些人則夢想着遼闊的原野，原野上翻盪着綠色或金黃的波濤，奔騰的河流，河上掛着風帆和烟影；崇高的山嶺，嶺下有着深深的山谷；或者靜謐的村莊，——那裏人是樸厚，土是肥饒，在那農夫一年耕種收穫的勤勞中，他將感到生之豐滿，春的氣息。

我自己呢？我固然並不一定厭惡人流交織的處

## 描在燈影裏

石耶

### 一 「夕陽堯」

我喜歡這個「夕陽堯」的名字，同時我也真希望有那麼一張堯子在黃昏寂寥時坐坐。我第一次碰到這「夕陽堯」三個字，好像是在「茵夢湖」一篇故事裏。（也許我記錯了）有一段情節裏好像是這個樣子：

是舊日的戀人萊茵哈特，在睽別多年之後，一朝接到對方堅持的邀請，悵然地跑到他舊日的愛人

所，却更好寂靜和自由，常常神往於水明山暗，蒼茫深秀的境地。渴想打破自己精神的樊籠，而獲得自我約束的澈底的解放。

單純的人是幸福的，安於命運的人是快樂的，但我聽到窗外馬車夫不時的叫喊，我也忽然厭煩起自己這種沉悶空疎的生活，頗想坐了奔馳的馬車，往那廣大的自在的天地中去。

伊利莎白的田莊，去小住幾時。他們的情緒實在暗暗儲藏，並不因時日的間隔，便消淡了多少，所以一旦看到彼此雖然換了樣子，可是丰采依舊，眉額神情間更還殘留着往日戀情的影子，兩人自不免要感到一種悵惘，一種淡遠而又深微的悲傷，覺得湯湯如流水的時光已在各自身上加上了印痕，而這次雖然久別重逢，但境遇的差異將使他們如燕子的雙尾，本是相連，却要永遠永遠地分開去。於是當黃昏來臨的那一刻，一個爲了征塵甫卸，閑立窗

邊，遙望那可望而不可即的蓮湖；另一個則身衣白衫，內懷愁緒，掩映徘徊於朦朧的夕陽殘邊。料想那時兩人的情懷，一定捲織在那急速消褪的晚霞之中，而莫可奈何！

好一個「夕陽殘」的名字！含有多少悠遠淒涼的詩意！如果你一個中年人，當夜的陰影已從四處爬來，天邊僅留淺淡的紅霞的時候，坐在那樣一張凳子上，而忽然陷於沉思的話，你一定會覺得有無限的意味或者感到無限的淒思。那時候，前塵影事，將隨着嘆息的掩襲，沒法抑住地一一湧現在你的心頭。便是有所追悔，有所遺恨，也將如落日的逝去而無可挽回……

再或如，一個馱着歲月，走入老境，希望已向地道別的人，當着一絲殘照，把個衰憊的身體擱在那夕陽殘邊上，眼望那西沉的落日，一邊暗自思量自己模糊的過去，總會有一種年華早去，壯歲消沉的遲暮之感，於是眼淚將盈盈地逗留在他一雙眉睫上面，但又戀戀地不肯就讓它如綠般的落了下來。

更或如，在一個五月的曠暮時分，有一個愁鬱的少女，或者淒苦的少婦，爲了排解不開漲溢在心

胸間的煩惱，怕然走去坐在那張光與陰正在交織着的夕陽殘邊上，她眼看四處的炊烟紛紛捲入高空，夜色刻刻地深濃，而也要無邊地覺得黯然神傷心碎的罷……

## 二 「自己的路」

「你能怎樣呢？每個人都不得不走他自己的路」，「當代英雄」中的主人翁喀皮林對待着他歡然會晤的老友說。當你看到這句話的時候，你又有何種的感覺？是的，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道路，照着他的習性，按着他的環境，依從着他的心情，他都不得不走他自己寂寞的道路。沒有人能夠攔阻他，也沒有人能夠替他更改那條道路。

性格可以造成一個人的命運，而那條道路的決定，也多半因爲那種他人不能相強的性格的關係。柔弱的人將始終走那柔弱的路；勇猛的人，將始終走那勇猛的路。

彷徨的人，也將始終走那彷徨的路。

這裏頭的確有些悲涼，倘各人而不能改變他的道路，——由於命運的遭遇，或者由於執拗的性

格。

而可悲的是人每多走他所不願意走的路，但終於走了，明知故犯地走了，執迷不返地走了。

於是，在人生的深淵裏，我們往往聽到一種絕叫，一種悲鳴。

人在幼小的時候，他當然看不清自己的路；到了青春的年歲，他也當然摸不清自己的路；待到踏入社會，與世相搏，想揀定一條道路走走，但當時心神游移，道路分歧的展在眼前，他究竟又走那條路才好呢？也難免有些彷徨。最後往往隨着他的時的心志，或者刹那的機緣，又或者隨便的興趣，胡亂走定了一條，於是就那樣一直的走下去，至多東曲西折的轉幾個灣，直走到他生命的盡頭。

無論是生活的大道，戀愛的小徑，世上又究

## 看潮

「先是遠遠銀樣的一線，然後成爲一條白練，再後則彷彿萬馬吐着憤怒的白沫，壁立千尺，洶湧澎湃，一路捲滾奔騰而來，其勢雄渾浩大，叫你不

有多少人能够完滿地選定，如意地走準。大家無非生存於勉強之中，無奈之中，不絕地回頭，但又盲目地踉蹌前進，而失去了的，或者不會得到的，又往往是最足令人惋惜追懷的東西。

而尤可悲者的是：一個人的經歷遭遇，願望志趣，好像是跟着時日季節同樣不斷地在變易着；同時，混雜地堆積着，因此「生活絕不流回舊日的兩岸」。縱使你想竭力拉回，再生活於舊日的港口，可是換了一個時候，變了一個境遇，就算是表面過着相同的生活，「生活也不能再是同一的意義了。」

天下的路是人走出來的，路很多也很寬闊，但大半的人，好像命定一般地祇走着他自己窄狹的寂寞的道路。

## 石耶

敢逼視，祇聽得浪崩濤碎，江中頻發巨響；而你再睜開眼睛來看時，潮來的處所却已經好像鋪得一綫高低了，不過江面波濤起伏，活像日光中萬幅鋪



被下有什麼東西躍動，兀自翻盪不停的樣子。回看奮然昂起的浪頭，則依舊面臨着大江，像傾着萬鈞之力，排山倒海般的疾駛而去，一路將低處凹處悉數填平，吼聲如一頭發狂的白鬚老虎，震動了山野。而大膽的迎潮兒，却在這時候，輕駕小舟，直撲「捲起千堆雪」的浪潮，那樣勇敢，那樣靈活，那種浮島樣的與潮相戲押的神情手法，叫竄笑罵，尤叫你在岸邊觀潮的人為之咋舌，繼而為之讚嘆佩服……」

我不會到過海寧，我也不曾看過一次壯大的江潮，上面的幾句描述不過是從人口中聽來，書本上看來，再加上一些拙劣的想像所拼湊而成的罷了，凡是觀過潮的人見了一定要莞爾微笑，說我在「閉戶造潮」的了。的確，我真也想親自去看一看錢塘的雄渾的潮，窺探一點自然的奇偉奧妙，使我平淡的人生，也濺上些浪沫，起伏些波瀾。無如在眼前，似乎祇好海市蜃樓般地那樣想像的享受一番而已。

而現在正是觀潮的時候了，專程前往海寧去觀潮的人，想來一定是很多又很多。在這微燠已涼時

節，偕同伴侶，出遊觀潮，原可說是一樁雅興，但也可說是一件真正幸福的事。人生難得的是清閒，而人生最好的享受便是登山臨水觀賞那偉大而不可盡測的自然。倘如山的巍峨矗立，水的曲折長流，大自然的瑰麗奇奧，臨賞之餘，還拿來和無窮的人生，一相對照印證，那又豈能說這不是樁很有趣味而又很有意思的勾當呢？至於寬拓一己的眼界，擴展窄狹的心胸，親炙自然的雄奇清新，再任讓紛來的思潮和感念湧起於你一向平靜的心頭，這當然更是一種不可多得的愉快事了。

在明天現在這時候，我可以想像，你們已經到了海濱公園的觀潮亭了，亭像一把傘，下面還有一條烏黑發亮的鐵牛，據說這是當初鑄來鎮壓潮的東西，是不是？你們又跑上木製的鎮海塔去，一層又一層的靠着朱色的圍欄，向潮將來的地方望着，心裏有些兒焦急的樣子。你們又跑下來了，走到再前面一點的「小普陀」，啊，那才是個觀潮的好所在，布置得相當清幽，於是你們好像吃力一樣，便坐了下來，一邊談着沿途的風景，一邊等待着潮來……

潮來了，江裏到處開遍了白色細孔的浪花，我聽得你們在拍手歡呼，而且驚嘆，驚嘆自然的浪潮，似乎同時也在連帶嘆惜着人生中的浪潮……

是的，在人生中，在如花的青春的時候，也要逢到一次熱烈洶湧的潮頭——那便是春潮，一種情感和情緒的激流，性的覺醒，和心靈的急劇發展。那潮也有一股相同的猛烈的氣勢，祇要你想像冰解凍後水的洶湧奔流的情形，你就可以得個彷彿了。那時候，你自己就是迎潮兒，你得往潮水裏鑽，浪花將飛濺在你四周，結果也許你僅僅渾身溼透，但也许在你出入波濤之際，一個浪頭忽然就把你全身都捲了進去。

潮是一種奇觀，它本身是柔軟的，你好像以為可以阻擋它的進襲，其實是無論如何也遏制不住它

## 呂先生的幽默

呂先生今年已經四十七八歲了，但他好像還沒有過完他的青春似的，依舊精神很好，很高興，並不覺得年歲壓在他的身上，也並不以為他有什麼憂

的，因為它有堅韌的彈性，等到它積聚到成爲一股強大的水流時，它也就有向前奔衝的力量了，——海寧的潮不正是像這樣嗎？而情感的沸騰有時也要粉碎一個人的心，或甚而至於毀了一個人的身體，其情形不是也有點相像的地方嗎？因此我頗歡喜與水相嬉的弄潮兒，不論波濤如何險惡，他投身其中總好像處處夷如，應付裕如。他似乎懂得潮的性格和它的週期——是的，尤其是潮的性格，似柔實剛，柔媚而又莫測。

潮，終於洶湧地過去了，你們，觀潮的人，看罷了將要帶着「白浪堆雪」的實感而回來，我呢，我也許還要長遠地想像下去，想像關於潮的雄渾，潮的險惡以及潮的不可或阻的奔蕩的氣勢了。

## 石耶

煩不快的事。他時常呵呵地笑了，笑得那麼有勁——兩隻眼睛緊眯在一起，一隻朝天的下巴格外翹了出來，那一付架在鼻尖上的銅邊眼鏡險乎要掉

到嘴巴跟前。

他還什麼都覺得有趣，倘如再喝一點兒酒的話，他的抑揚高低，對你說得那麼親熱的話更要來得多，可惜的是嘴裏已經少了幾顆門牙，口齒總不大清爽，任你側着耳朵聽他，十有九次總要聽不明白，不知他究竟在說些什麼，但看他那鄭重的神氣，好像那番話又是很有重要性似的，似乎又不好意思不去聽他。但他越說越遠，聲音越說越低；終至非叫你厭煩起來，立起身來跑開不可。他呢，沒有覺得，仍舊好像不懂似的，嘴裏總還要繼續說上兩句三句，這纔轉過身來，拿起放在桌邊的香煙，劃上一根火柴，悠悠不迫地吸了起來。

但你不要認爲他是好脾氣的，他發起那股倔強的性子來，那才叫你暗暗一驚。火氣不知從那兒來的，祇見他雙眼暴出，聲音又急又響亮，一邊還要着脚拍桌，聲勢汹汹，似乎一口就要吞下了你的樣子，但如果你強過他頭，聲音比他高，不曾有理由沒理由，他却會得馬上見風轉舵，向你笑出聲音，同時轉過身慢慢地一步一步走到老遠的角落裏去，不服氣地繼續他的喃喃獨白。那模樣倒也令人又氣

又好笑。

呂先生是震澤人，在一個機關裏當公務員，他根本不承認他有錯這回事。便是真的做錯了，他偏不服輸，多少有理由可說，那股狠勁真像一頭牛，嘴裏呼呼地，拚命對着牆頭一味猛撞的情形。

他生活過得很安靜，好像生活之流僅在他的身邊溜過。他早晨起來看報，一邊抿着嘴吃飯，一邊也還看着報，連睡覺時候，躺在牀上都要看報，一天看不完的報。好在報有十多種，要細細地看，確乎也要看上一兩個鐘點，可是他的看報，祇是作爲一種有趣的消遣，或是僅在消磨辰光，覺得這樣很有味道。有時，他會對着滿幅的廣告一聲不響，悠悠地出神，叫你以爲他在打瞌睡了，突然他却半抬起頭來，歪斜地看你一眼，再低下頭去看他的報。

他有一個妻子，兩個孩子，都住在故鄉，隔了相當時候，他便忙碌地出去進來，帶回幾雙襪子，買一些美國罐頭食品，於是又拿了個網袋出去，問他買什麼，他說去買些肥皂，餅干，女子用的香膏花粉等等。等到東西買齊，細細的檢點了一下，於是就開上一張詳細的單子，連信帶物，由住船上寄

回家去，他心裏的那份舒服你可以在他連夜高聲連貫的夢話中聽得出來。

長於計算的他，非常重視當前的事物，因此也就缺少一點兒夢想。譬如他一吃好早飯，便忙著要燒他的午飯，人家說他何必這樣急急，他振著沒有門牙的嘴嬉皮地一笑，說道，怕到時候來不及。當然，吃罷午飯，隔不多時，大約在四點鐘光景，他就要跑開辦公室十來分鐘，到廚房裏去暗暗安排好他的儉樸的晚餐。他也歡喜睡覺，一睡就鼾聲響亮了起來，一副眼鏡往往拿在手裏，擱在腰間，午飯以後，也至少要在睡眠的狀態中好好休息抽一個半

## 勝利了

去年——九月二十九日，正是「知了」煩囂的叫人頭昏的季節，忽然我奉到上級的命令去後方——甯國向總部聯絡。

臨走那一夜，我就偷偷地好容易越過了一條鐵路，帶着一種愉快的步子趕回了家裏，和妻鉅了一夜天。

（散文）勝利了

個鐘頭。熱天，他更愛赤膊，體骨瘦瘦的，並不雅觀，但他說赤膊舒服。

但最可愛的還是在夏天的悶熱的黃昏時候，他穿上長衫，戴上草帽，鄭重其事地彷彿要去做客的樣子。可是，你曉得他真專程要到什麼地方去嗎？原來不過是想徒步走到大世界外面望望，順便往鄭福齋去吃幾碗酸梅湯罷了，因為他非常喜歡吃酸梅湯，他說那湯又酸，又甜，又涼，是世界上最最好的一種味道。——我們的呂先生就是這樣一個優哉遊哉自得其樂的人。

## 魯羽

一夜天，是那麼短促地；明兒便要動身離開這從小留戀着的江南去了，這一夜天，叫人想到是何珍貴！

「小心點，到了目的地有便人就帶封信來。」妻非常關切地叮囑了我，當我第二天早上離開家的時候。

第二天我從早上趁火車到了下午三點五十分已順利地抵了杭州。當晚我又去找了幾個朋友，他們中間有的是打入敵後負着工作使命熟悉進出路徑的人。可是，經了探聽後，事情是出乎意外的說是場口方面已遭敵我雙方封鎖了，並且近來時常還有戰事。

「那怎麼辦呢？」我心裏焦急着。

「還是等兩天那邊有販子來一同進去。」最後朋友對我這樣安慰着說。當時我住在吳山路何敬南兄家裏，每天三餐以外，他的太太還要替我燒浴水，洗和熨衣裳，這種熱烈的友情，使我感激的迸出淚來！

一星期又快地過去了，消息傳來依舊說是不能走。想回去吧，任務沒有達到，我有點慚愧，留在杭州吧，又不知要挨到那一天才能夠進去？夜裏爲着這兩個問題躊躇的沒有好睡。

一個晚上，天熱的厲害，心裏更加悵悶起來，我就跑到西湖邊公園去乘涼，那裏所謂公園，就是在靠着西湖邊一帶草地上擺着二十幾張椅桌，有賣冰淇淋的，菊花茶的，專供一般夜遊人乘涼享受

的。這種攤販式的冷飲排列着的一共也有七八處，每處各有一個主人經營着這種生意，一般人都喚它第一公園，第二公園，第三……

當我走進了公園的時候，偶然撞見了老朋友楊味辛兄，他比我早到，旁邊還坐着一個中年女人，這女的我是熟識的正是他的女友。

「噢！」我先招呼了他們。

「噢！你怎麼也到了這裏？」

見面後，大家都感到驚奇，因爲我們是從兩個不同的地方跑到這裏來聚首的。

「近來你在什麼地方？」我問。

「上海。」他接着對我說：「聽說你在鄉下……」我怕他不小心揭穿了我的秘密，連忙用腳踢着他的那隻小腿，他會意了，也就把話停止說下去。

「你們幾時來的？」我把話扯到別處，問着他的女友。

「要快一個月了，沒有辦法走。」

「同她一起到屯溪去。」楊把嘴湊近我耳邊說。

「你們可是掩逃！」我說了一句笑話，楊含笑把頭一側，表示得意。女的紅着臉也笑起來。楊又告訴我：

「這次把上海所有的都賣了，到杭州來住了兩天旅館現在幸而一個朋友幫忙找到了一間房子。」

「你真有辦法。」我說。

「你住在那裏？」他又問起我。

「朋友家裏。」

「明天你到我這裏來，老朋友不必客氣，我們再詳細談吧。」臨別時候他一再對我這樣說。同時還告訴了我他住的地址。

第二天，我就離開何敬甫兄的家，到了味辛那邊又就擱了幾天。

八一三那天，我們正在進午餐，楊的一個朋友興沖沖地走上樓來。他第一句就說：

「老楊！今天聽到一個好消息，和平了。」

「笑話！打到現在還有什麼人肯和平。」楊說。

「謠言吧！」我也不相信地這樣說。

「真的，重慶無線電台報告的。」那個人又

說。

飯後，我和楊等一同到街上去躡躑，乘便想打聽一點消息。

經過大世界時，楊第一個發現了牆壁上貼着一張佈告，上面寫的似通非通地記得是：

「近來有不逞份子，謠傳日本軍接受波斯坦宣言，投降英美中蘇國家，日本軍嚴重否認，如有人輕信，市內暴動，嚴懲！杭州憲兵隊。」

這時從街上的一般行人而上看來，的確誰都欣欣地帶着一種希望。雖然，鬼子們猶在鬧謠。

「你猜到底怎麼回事？」楊問我。

「這樣看起來，似乎不像是謠言了。」我說。

「上海不知道情形又怎樣？」

「去買一份今天申報看一看有沒有消息。」我說。

「上海報紙昨天起憲兵已在車站搜光了，不許帶進來。」楊的朋友說。

「那大概是證實了，日本人就是這種做腔。」我說。

「今天杭州報紙上怎麼說？」

「沒有提起。」楊的朋友說。

「那倒又奇怪了。」我說。

隔了兩天，外面又傳說着國軍已抵達市郊。鬼子們却又在市內忙着警戒，巡邏，這叫人更摸不着頭腦了。大家懷疑了一夜天，第二天清早，市上牆壁上早貼滿了一種新奇的報紙，名大漢報，登載了

日皇投降的消息。

「勝利了！」

「和平了！」

「東洋人投降了！」這一連串呼聲，街上到處喧嘩着。接着爆竹聲也就響了起來。但我心裏還想到甯國去走一遭。

## 兩個朋友

黃 葉

### 一

自從我的第二故鄉——蘇北S鎮成了解放區以後，我的環境是更形惡劣了，爲着要活命纔千辛萬苦的逃難到上海來。雖然，旅途是滿着顛沛流離的生活，但是我想，我有一位很有交情的朋友N君在上海，他近年來是很得意，很有地位，找到他以後，我感覺到自己的環境和生活，一定可以改變一下，再想自己和他是有着十多年的深交了，同過學，同過事，並且還有那份換過「金蘭帖子」的交情，這小小的希望總不至落空吧？

當足跡踏上了上海碼頭的時候，我就非常樂觀了，聽着馬路上的叫囂聲，汽車的喇叭聲，覺得到上海來的確比在蘇北精神上是痛快得多了，充滿着生氣，熱鬧。我自己也確是需要在這新的環境裏來改變我的枯燥乏味的的生活。

N是一個多麼誠摯，坦白，熱心的好朋友啊！過去，從交友的經驗裏覺得其他許多的朋友，就沒有一個趕得上N那樣的待人以誠，現在他在上海商界裏，已經是很有地位的人了，在外面的場面也很可以兜得轉。

十年前，我和N在上海一所行政機關裏同過

事，我的地位稍許比他高一點，但我和他的感情，始終像火一般的熱熾着，再回憶到同窗的時代，友誼更是真摯，坦白。到了上海淪陷以後，我們幾分手的。

## 二

我到蘇北參加游擊隊，是爲着國家民族，他婚後仗着丈人的財產和勢力在上海特殊的環境裏，發了一筆國難財。記得，我們最後的一杯酒，是在南華酒家喝的，排別的時候，我和他的眼皮都包着一層淚水。「爲了國家，我明天就動身到蘇北去，將來後會有期，希望你努力……」我們快要分別的時候我說的。

「你瞧，我們不比平常的朋友啊！希望你努力，將來……」N說着；彼此緊握着手，熱烈，緊張，我們年青的熱血是交流着。

這是八年前的事情啊！太平洋的巨砲聲浪響了以後我們的通信便也從此隔絕了。我的精神也蒙受到一種無從訴說的煩悶。

N在這八年中，憑着他能够動腦筋，有賺錢的

〔散文〕 兩個朋友

手段，他的事業是成功了，開了工廠，廠房裏的煙囪日夜不息地吐出烏黑的煤煙。投機，囤積，取巧，他的財產是膨脹了。洋房，汽車，女人；都市裏一切物質的享受，他都享到了。我想，在這個社會裏，對N也不宜下十分過苛的評語。何況，流浪到上海來的我，除了去找十幾年交誼的N以外，簡直是毫無辦法。我想，N一定會在他的寫字間裏或是廠房裏給我安插一個位置，那是絕對不成問題的，有了工作不至再那樣蕩蕩馬路，黃浦江邊流浪着，度那飄泊無依的生涯。凝思着，笑了，這無聲的笑自覺得很甜蜜。

## 三

飄着濛濛微雨的一個黃昏天早晨，提起精神去拜望N，我的心志志着，腦海裏閃耀着不同的複雜的觀感。

到了N的公館門口，一位老頭兒，他昂着頭對我注目而視，我顫慄着湊上身子謙和地說：

「N先生，是我十幾年的朋友，同學，同過事，我特地來看他，他在公館嗎？」

三五



天色呈着一片灰白，風微微地吹着，雨水從破舊的草帽帽沿流下來，過了六個多月的流浪生涯，臉色是顯得更蒼白，身體是更瘦削了。自己也覺得情形有點狼狽。

「卡片有嗎？」

「對不起！麻煩你老人家了……」

光陰是易逝的，一秒一分地過去了，匆匆地過了半個鐘頭光景，老頭兒開了一個小小門洞，隔着鐵檻喊我：

「喂！從江北來的朋友，你過來……我們大少說：你的困難景况他是很明瞭的，但是愛莫能助，這裏有二萬塊錢，大少給你的，可是下次免開……」老頭兒老氣橫秋地說着，他的神氣是多麼嚴肅，態度多麼鄙視。

「不……我不是來求助的，請你大少不要誤會，我是大學讀過書的智識青年，我的人格不卑鄙，我也不是下流……」我振作起精神地說。

我望着天空慘淡的雲，心是顫慄的，身像在冰窖裏索索地抖擻着；朋友，結義，換帖……世態是多麼冷酷，炎涼，可怖啊！心情比剛從蘇北流浪到

上海的時候，更感覺到孤單，淒清，乏味，一些生氣也沒有了，凝思着，默默地凝思着。烏……的一聲，一輛流線型汽車從身傍掠過，我的腦海受了喇叭聲音的震動，突然清醒了許多。

#### 四

提起滯重的脚步，慢慢地自幽靜的馬路移動到中心區鬧市中來了，肚子裏燃燒着餓火，兩條軟弱的腿，再也走不動了。摸一摸口袋尚存一千多塊錢，就挨到馬路轉角一個麵攤頭上坐下來。

「喂！先生，你現在可好嗎？在那裏恭喜？得意……」一個年青的小夥子，他穿着一身土布短衫褲，突如其來地招呼我。

「阿慶哥，給我來一碗陽春麵……我全家從蘇北流浪到上海來了，沒有找到職業，現在正在找朋友設法，啊！朋友……啊！朋友……」我有氣無力地答覆他。

「先生！我也是從蘇北流浪出來的，我的朋友一位姓王的幫我的忙，現在擺了這個攤頭，生活總算是安定了，先生！上海這個碼頭……你瞧，我的

生意每天够忙，如果沒有朋友，我恐怕老早進了難民所……。」

「啊！朋友，啊！……」我想起了我的朋友——這位朋友還是結義過的——像一把尖銳匕首刺在心田上，發出巨大的痛楚，嘆了一口氣，深自懊悔白跑了十幾里的路去找這位朋友，還受了一肚子的氣。我想着，默默地想着。

在麵攤上歇腳，和阿度無聊地閒談着，他勸告我脫下長衫來相幫他做買賣。

「先生！你不要怕難為情，我們都是從蘇北流浪出來的人啊！攤上盈餘我每天分一點給你，每月幾萬塊錢是穩拿到手的。先生，你不要考慮，遲

## 一幅素描

每次接到妻子的來信，總覺得她滿紙嗚咽，不是爲了生活的煎迫而憂急，就是爲了孩子的拗強而氣惱，沒有一句歡樂的話，當然，更不會得到什麼安慰你的話了。

我每次回信，雖然竭力壓下了自己的煩惱，替

〔散文〕 一幅素描

疑，你不是還要維持家庭的生活嗎？……」阿度很熱誠，很懇摯地說：

「呵！阿度哥，你的誠意和友愛我感激極了，阿度哥，在外全靠的是朋友啊！友誼是多麼偉大啊！」我想，精神重又興奮起來。

別了阿度哥，才孑孓回家中，我感覺得我最需要的還是「朋友」，但也需要我自己自力更生。

過了六個多月流浪顛沛的生活的我，遭了N的鄙視，對於「朋友」，心田裏委實是受了過份的傷感和憤慨，但又意外地得到阿度的同情和熱誠，心裏又感覺着「友愛」是偉大的。

## 姚印

她着想，溫婉地勸她無論如何，還得舒展開她自己的一顆心。不要一味往極端的路上想，但話儘管那麼說，依舊是一點效果也沒有，她還是每天煩憂開支的不敷，房子的不舒服，以及孩子們的病痛和吵鬧。她實在是個神經質的女子，動輒任性，感情用

三七

事，不肯沉著一些，冷靜一些，一點細小的事故便會得引動肝火。她固然因此痛苦，我也弄得啼笑皆非，苦惱萬分。

她是一位介乎新舊交替間的女性。殘餘的封建思想，還存留在她的頭腦裏，現代的風氣又撲上了她的面龐，使她不能安然自得，沉靜地應付各種不同的環境。人世太險詐了，她的心又太過單純。她肯爲了別人全力奔忙，甚至犧牲自己，（精神和物質）尤其是爲她的兩個姊姊，但人家並不對她感激，說她一聲好話。她每在細小的地方言不檢點，得罪了人，人家祇記得她的壞處，倒忘掉了她的好處。世上本有「行善最難」的話，更有做好人並不容易的例子，你九十九搭都做對了，問心得過，對得起人，但有一搭却做錯了，於是人家最記得的就是那做錯的一搭，因爲好的太多，叫人模糊了，壞的較少，反而格外顯著突出。這原也是件無可奈何的事，而在她特別覺得懊傷痛苦，既落在這個定律裏，無法自拔，又不能排除苦惱，改弦易轍。過分爲別人着想，以肺腑給人的是可敬的，但也是非常可哀的。

她的情感是豐滿的，她的思想却是紊亂無序的。她的豐滿的情感一發即止不能綿延，僅限於一隅，不能擴展到全部。她說她不喜歡孩子，最好是沒有孩子，無奈孩子一個一個的來了，這自然使她無窮的麻煩，也影響了她的神經，而她的應付孩子，又很特殊，可以說是惱恨之中帶着一種無端的溺愛，她寧可自己吐餓，把東西都給孩子們吃，但孩子們吃了，却又事後來怨言嘖嘖。她大量，但並不寬量。心胸太窄，太看得切近，她不會得抬起頭來，望遠處高處去看看。出生地域的習性，父母偏急懊燥的心情，決定了她的性格，同時，環境的貧薄，遭遇的多故也發展了她的性格。

在她。過去，現在，將來混成一片，分不清楚，她祇知現實，沒有夢想。她會得唱好幾齣平劇聲調柔曼，咬音正確，她也歡喜唱流行的歌曲，一曲新歌聽幾遍，便能上口唱得不謬無疵。她還喜歡買花，買零星，如果環境改變，順合她的性情，她應該會得快活的，但她「生不逢辰」，至今沒有採到快樂的果子，於是她就悲哀了，愁悶了，而且常常地哭了。

哭是她最大的缺點。三言兩語，講不對勁：一件事，延宕不得解決；備僕怠惰頂撞，不聽她話；孩子生病不看醫生，這些都會成她抽抽噎噎哭的原因。她的哭儼像一陣暴風雨，倏然而來，也會得忽然而止。你事先防不到它，正等於你往往無從猜到她在什麼地方受了委屈，她這委屈爲什麼和你又發生了連繫，總之她多疑過敏，不能鎮靜她自己，同時也擾亂了別人。

她常常想得遠，遠到不可思議的地方去，因

## 鷹

初秋的黃昏，涼風吹散了白天的熱浪，晚霞在西方的天際抹上了一層殷紅的彩色，給將要消逝的白天，增加了無上的美麗，使人對黃昏起了愛戀。

我抽着煙捲，靜靜地，孤寂地坐在洋臺上，看着許多從紗廠裏放出來的女工，提着早晨從家裏帶出來中午充飢的飯盒；看着許多拉着小車，從都市裏歸來的小工；挾着公事包歸家的辦事員；我感到都市裏的黃昏，充滿着歸家的緊張，和人們的辛

此，迷失了自己，陷於頭腦混亂的情形，但她又偏不肯接受順從別人的意思或者建議。她祇相信自己，她總認自己是不错的。這正和對待自己過分嚴肅的人一樣，過分相信自己是不错的人，是常要和自己苦苦掙扎，而苦惱不幸的。

但她好像已經成了定型，不能再改變的了，她超越不出自己。她困縛在她自己所作成，（也許一部份也是由我所造成）的痛苦的面子裏面，徒然地呻吟，却始終衝不出來。

## 余 歡

勞。

突然，天空裏揚起了一片鷹叫，一大羣的鷹從眼前掠過，不斷地響着嘹亮的叫聲，漸漸地遠去了！淡了！一點點的黑點，終於消失在天際，看不見影蹤。

我凝視鷹消失的那方天際，我想起了山村的黃昏，山村的鷹羣，我忘去了眼前的一切，跌入記憶的大海。

每當晚飯以後，我和朋友喜歡在飯後到田間散步，或爬上小山，俯視山村附近的一切，常常遠眺，比目力，談談童年的軼事，多麼自由，多麼快樂啊！

有一天，朋友和我談起了「鷹」，他是飽經世故的中年人，閱盡無限的滄桑，有著無數可歌可泣的往事在折磨着他，使他變得格外的沉着，老於世故。

我們兩人同坐在山石上，相對地，他輕輕地嘆了一口氣，終於打開了話匣子：

「二年前，我流浪到海濱的一個村落裏，那是一個知識尙算開通的小鄉村，也有幾位年青人受過新的教育。

因為我是受過新教育洗禮的人，所以他（她）們都非常喜歡和我接近，討論政局及文藝。

漸漸地，那個叫做靜的姑娘，她使我非常注意，她活潑，她天真，會說話，好發問，我終於對她發生了特別的好感和友情。

黃昏，我們倆人散步在沙灘上，望着西沉的落日，黃澄澄的潮水，衷情地談着。

黃昏的沙灘上，鷹在盤旋，號叫着，聲音是那樣的嘹亮。

——靜！你愛不愛鷹？我低低地說。

——你呢，她又問着我。

——我愛鷹。我說。

——我也愛鷹。她附和着說。

——你爲什麼愛鷹？我追蹤地問。

——鷹！它象徵着青春的活力，它能使人興奮，它的叫聲是多麼的嘹亮，能予失望者一種極大的安慰。鷹還能與大風搏鬥，有着年青人的勇氣。她滔滔地說。

我點點頭。她繼續地說了下去：

——所以，我說：鷹是給失望者予以勇氣，給沉默的人予以深思。……

夜幕輕輕地帷了下來，我們踏着輕快的步伐歸去。

但戰爭却波及了這小小的鄉村，我終於隨機關走了！

自此，我們就音訊不通，我天天在奔波着。天涯海角，到處漂泊。……」

朋友又嘆了一口氣，結束了他的故事。

四周已萬家燈火。

我從回憶的夢中醒來，煙蒂已快燒上手指，我遙擲在痰盂內，「嗤！」的一聲，煙蒂熄滅了。

眼前是已趨寂靜，夜已降臨都市。

## 雉

接得妻的來信，除了照例報告一些家鄉的混亂情形和家中經濟窘狀之外，末了又有這樣的一段：

「我寫了以上這些不快樂的事情之後，現在要來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情了，就是前天在田中割麥的時候，我和處兒捉到一隻很大的野雞，還有十幾個蛋，拿回來煮熟了大吃一頓，味道真不錯，可惜你不在家，不能一同享受這美味了。」

我讀完了這信之後，不禁回憶起四五年前這時候所發生的一件同樣的事情，這回憶真是有趣的，甜蜜的。

這是陰曆五月初，天氣一天炎熱似一天，農家

（散文）雉

朋友和我離開快五年了，如今也音訊杳然，生耶！死耶！不堪設想。

而今，我也染上了愛鷹的癖好，我也喜歡聽鷹的號叫，想從鷹的叫呼聲裏，找尋出安慰。

## 鉏東

也一天忙似一天，我恰在這時候從異地回到這別離已有三四年的故鄉來，家庭的團聚之樂不用說，閒暇的時候便常常東隣西舍的走；一般隣居都還照舊，只是大家的額角上多加了一些皺紋，經濟更增加了一些貧窮，在這強隣壓境，農村經濟更受剝削，更加速度地崩潰的時候，原無足怪，但是他們却照常安分守己的終日勞動，想在這少數的土地中，獲得更多的收穫，這時正是要刈去麥子栽種稻秧的時候，都一家老小的在田間工作，我家也忙着，雇了好幾個短工，妻是勤勞的，她除了需要帶領小孩和燒茶煮飯之外，得空還要到田間參加工作，這天黃昏，妻從田裏回來，偷偷地笑着告訴我：「×！

今天錯過了一盆好菜，好菜飛上天了！」我連忙問：「究竟什麼事，使得你這樣高興？」「剛才割麥的時候，在身邊突然看到一團花花綠綠的東西，把我嚇了一跳，我想這不要是一條大蛇罷，定了睛走前一步，想仔細去看的時候，『蓬』的一聲，一樣東西從身邊穿過，一驚之後，才知道是一隻很大的野雞，原來它在麥叢中做了一個很大的窠在雞蛋，一共有十幾個蛋呢，我沒有告訴旁人，把這一叢麥還留在那裏沒有割，蛋還是好好的留在窠裏，我想它夜間一定還要來，它一定捨不得它的蛋，還是要來孵的，我們吃過晚飯，借一口網去捉，捉到了我們好添一盆好菜，來替你接風，好不好？可惜我眼小了一點，否則此刻早已放在鍋中燒煮了。」

我看了妻的那種高興的樣子，覺得很有趣，便也很起勁的向隣人家索取了一口漁網，預備了手電筒，準備到晚上去捕捉。

吃過晚飯之後，卻下起雨來，漸漸瀝瀝的下個不停，我們覺得今晚怕不能實現我們的計劃了，處和區兩個孩子，看到了我們偷偷的商量，也似乎發現了什麼秘密似的，再也不肯去睡，好容易連罵帶

哄的使他們睡了，又隔了好一會，才起了鼾聲，這時夜已靜了，人們都已睡了，雨也漸漸停了，一彎新月若隱若現的在雲際奔跑，淡淡的光依稀的照出了大地上的一切，雖然路上還很潮濕，尤其是一些農作物上，雨點像露珠似的沾着，可是我和妻決定即刻出發，帶着捕魚的網和手電筒，蹣手蹣腳的輕輕地帶上了門，走到田野間去，仗着清淡淡的月色，辨認着道路，不一會我們到達了目的地，難目的物一箭之地停住了，妻指給我看這四圍都已割去，僅僅留着的一簇麥子，我帶着緊張的心情，把漁網高舉，用力向前撲去，把這生着一簇麥子的地方，全部扣在網下，然後立刻用手電筒向這網中搜索，不料竟一無所得，我們很覺失望，知道母雉竟沒有還巢，這時忽然隔溝田裏，却發出一種「關關」的叫聲，妻連忙低聲的說：「這是母雉在叫，現在雖沒有回巢，停一刻總要來的，它決捨不得這一窠未出的蛋的，我們回去，停一刻再來吧！」我只得聽了她的話走了回去，預備睡了一覺再出來，不料睡在床上，卻翻來復去再也不能入睡，一直到鐘上打了十二點鐘的時候，我再也忍不住了，便個

着妻出了大門，重往田間去。

同第一次一樣，我們循着小路走去，不久便依稀看到了我們的目的物。同第一次一樣，我高舉了網，盡力向前撲去，妻忙用手電筒照着，不料這手電筒的乾電，已將用罄，和這樣模糊的月光一樣，簡直分辨不出甚麼來。妻只得用手亂摸，卻一毫不見動靜，我覺得這一次大概又是失望了，將手一鬆，不想從網底「蓬」的一聲，把我和妻都嚇了一跳，這母雉像一塊石子也似的，從我們身旁穿出一跳，一直飛到隔開數箭之地的另一塊未割的麥田中去了。它停了下來，一刻兒便又不住的關關的叫着。

我和妻子不禁同時嘆了一口氣，妻說：「回去罷！看來它今晚是不會再來的了，這東西真乖呀！它扣在網下一動也不動，等你手一鬆，它便逃走了。」

回到了家裏，我們互相埋怨着：我說妻爲什麼不看看仔細，妻說我爲什麼把網鬆了，大家想想剛才的那種偷偷摸摸的情形，又不禁有趣地笑了，雖經我提議再作第三次的試探但終歸失敗；這母雉依舊在隔田裏斷續地關關的叫，它終於不敢再來，爲

了十幾個還未孵出的愛子，去冒着生命的危險，現在回想起來，這關關的叫聲中，是含有多少深刻的意義啊！

第二天早晨，我們把十幾個野雞蛋拿了回來，恰好家裏在孵小雞，便把野雞蛋也放在母雞身下，隔了幾天，竟出乎意外的全孵出了，和小雞一樣。使它們的寄母竟辨認不出這些假的兒女，非常愛護着它們，這些渾身黑色的小東西，咕咕的不住的叫，真是可愛，只是它們的兩只腳，却特別細長，初生時竟不能站立，隔了幾天，立起來的時候，還渾身簌簌的抖個不住，我們把它們放在一只鋪有棉絮的窠裏，這成了處和臣的愛物，它們不要吃米和其他穀粒，只喜歡吃一些青蟲和撕碎了的蚱蜢之類，這又成了處和臣的每日的工作了，妻也很當心，有時笑着說：「母雉雖沒有捉到，却孵了這很多的小雉，明年這時一定長得很大了。」她大概還念念不忘這飛上了天的一盆美味。

這些小東西不久之後，竟漸漸的跑得很快，常常逃出了窩飛跑着，兩個孩子漸漸的不能捉到它們了，同時爲了免得被這狗之類殘害，便把它裝進了



籠子。這對於它們諒必是一個大大的打擊。它們原是一羣自由的野鳥啊！不久便接二連三的死了好幾隻。果得兩個孩子哭了好幾次，妻也厭倦了，覺得這些野鳥終究不能馴養長大起來，到後來便不忍再拘留這備存的三四隻了，瞞了兩個孩子，把它們放入野草叢裏，只見它們很快的鑽進草叢，一會兒便再也尋不到了。

孩子們得到了別的玩物，就把它們忘了。妻也

## 等待的心

天空滿佈着層層的烏雲，刮着不小的風，還綿綿地下着細雨，風吹樹梢，激出響亮的呼哨聲，雨打在玻璃窗上，發出清脆的聲音，在這昏黑的夜裏，風聲夾雨聲，如奏着悲愴的音樂，教人聽了，會感到心頭冷冷地，不自然地寂寞起來，燈光也似乎放不出光明來，在空氣裏顫抖不住，只是昏淡無力。

桌上的鐘，依舊有勁地走着，的搭的搭……永遠走不完。我的心，因而彷彿不安，它告訴我：

漸漸忘却，不再提及它們了，我不久也離了家，更快的把它們忘却了。大家忘却了那破巢之後的一個破碎的家庭，尤其是這些碩果備存的幾隻小生物。一直到四五年的現在，接到了妻的遺信之後，使我重復回憶起這一件事來，這回憶是有趣的，甜蜜的；但在這有趣的，甜蜜的中間，却還夾雜一些淡淡的悲哀的成份。

## 靜波

「你現等待的時刻快到了，……已到了，……已過了。……」它絕不顧憐我的失望和痛心。

「怎麼還不來呢？或許今天不來了吧？」期待的心，使我異常煩躁，汗珠不絕地滲出來。

我所等待的是一個穿着綠色制服的郵差，肩上一個綠色的郵包，裏面很飽滿地放着別人所正盼望着的信件。

這是個中年人，瘦削的兩頰，在燈光下，顯得蒼白無色，眼睛是無神，瘦的身軀配上長的腿，更

顯得頗長。他總是用沉重而急促的步伐，走進我的室門，發出急燥的聲音說：「先生，信來了。」

我相信，那郵差的聲音和容貌，在別的場合下，多少要引起我們的不快，但是現在，我却十二分的盼望他來；可是，他還不來。

每天，差不多總是這個時候，他是來了，雖然有時候因為風的順逆，使郵船到鎮而有一點早晚，但是，總沒有今晚更晚些。

我隨便地檢起一本書來看，想將不安的心潮平靜下來。然而，沒有一點效驗，我的眼睛，只看見白紙上的字像一個個的螞蟻；牠們在旋轉，在翻騰，使我一個都看不清牠們的面目。

我想郵差真够偉大，他能使幾千里外的安慰，勗勉，親切，鼓勵，送到另一個人的手裏，使人的空虛，惆悵，立刻變為愉快，歡樂。

「怎麼還不來呢？或許今天不來了嗎？」我的心，又是焦急，又是空虛，幾乎不相信我和世界是

真實的。

我的心茫茫然不知如何安放才好，整個的我，被包圍在虛空裏、

平日，每當郵差送信進我室門，雖然稍許有一點興奮，可是，也沒有什麼希望，不過在平淡的心上泛起一個歡欣的微波。但是，今天的失望，却使我格外感到往日的欣快，人的心理，真是神祕而捉摸不定的。

郵差若來了，我此刻不是讀着來信，便在作寄人的信，啊！那該是多興奮呀！

盼望和沉思，終而轉為失望。

風雨依舊在奏着悲淒的音樂，燈光依舊昏淡而無力，鐘還是有勁地走着，而我的心，却只是感到無限的焦急和空虛。

「怎麼還不來呢，或許今天不來了嗎？」我無力地把身體擱在椅子上。



詩歌

樂

府

聞本日投降作

于右任

萬家爆竹通宵，人類祥光乍曉，百壺且試開懷抱，鏡裏鬢翁漸老。  
金剛山上雲埋，鴨綠江心浪擺，盧溝月暗長城壞，胡馬嘶風數載。  
黃河水繞邊牆，白帝雲封繡壤，萬靈效命全民向，大任開來繼往。  
區區海峽波驚，莽莽紅場月冷，興亡轉瞬歸天命，不作降王繫頸。  
誰彈捷克哀歌，誰縱波蘭戰火，諸姬盡矣巴黎破，兩面鑿兵曰可。  
歐洲守望何人，羣衆哀號隱隱，海洋巨霸從今盡，來日之歌笑引。  
當年兵火流離，口渴誰來送水，漁人曬網樵夫睡，都是離宮廢壘。  
高原木落天寬，故國風和日暖，等慈寺下歌聲斷，常使英雄淚滿。  
至誠不外無私，真理方知有始，受降城下逢天使，大道之行在此。  
自由成長如何，大戰方收戰果，中華民族爭相賀，王道干城是我。

回來哪，我疼愛的孩子

鏗鏘

我天天在等你，  
我天天在望你，  
我疼愛的孩子哪！

你爲什麼還不回家來？

九年了。

多長的日子呀！  
我等你等得焦急，  
我望你望得眼睛發酸。  
你爲什麼還不回家來？  
我疼愛的孩子哪！  
你到底在那裏？

別人都說現在勝利了，  
在外的人都得回家來。  
今年春上，當兵的宋得貴，  
大搖大擺地回了家，  
他家真歡喜得天翻地覆，  
爆竹都燃放了十八大串。  
你的同學潘毓華也回家了，  
西裝着得筆挺，  
還有着戴方帽子的照片，  
一張一張送給鄰舍，  
大家都回來啦！  
就只你一個人。  
孩子哪！你留在他鄉那裏？

〔詩歌〕樂府 回來哪，我疼愛的孩子

難道你忘記了  
媽媽頭上的頭髮已白？  
難道你忘記了  
爹爹的棺木還沒下葬？  
難道你忘記了  
家裏的田地荒蕪蕪？  
我疼愛的孩子哪！  
我怕只怕白頭先送黑頭人，  
我死後連個孝子也都沒有。

爲了你  
我走遍了庵堂廟宇，  
爲了你  
我在祖先面前禱告，  
爲了你  
我每餐只吃半碗飯，  
爲了你  
我白頭髮蓬蓬鬆鬆，  
爲了你

我到處打聽消息，  
鞋底裏長起水泡。  
孩子哪！你爲什麼還不回來？

孩子哪！我盼望你回來  
把眼睛都望穿了。

我從清明望到端午。  
端午望到七巧。  
現在秋風已經起啦，  
中秋節又將到來。

## 老宮女太息

啊，殘酷的衰老，  
你爲何把我凋零得這般早？  
X X X  
想當年，唉！往日的榮華！  
我那輕盈的玉體，  
竟一變至此！  
X X X

但你回家的消息，  
我卻一點都沒得到。

我疼愛的孩子哪！  
做媽媽的已經成了瓦上霜，  
頂多也只能活上十年。  
這殘餘的十年老命，  
你難道也不讓她享享福？  
回來哪！我疼愛的孩子！  
回來哪！我疼愛的孩子！

## 楊治民

何處去了，  
我那蛾眉與顰頰？  
何處去了。  
我那紅顏與金髮？  
X X X  
那柔脂般的雙肩，  
這豐實的乳頭，  
X

那肥潤的小腹，  
當年呀，曾經百戰情場。

x x x

如今呀，美姿已離我遠去！  
手臂短了，手指僵了，



## 書評

### 結髮妻

本書的著者是賽珍珠，雖是美國人，她的大部分時間却生活在中國的，因此她的作品，差不多全是很深地渲染着東方色彩，而尤其是在這部結髮妻中表現得最爲明顯。

讀完了結髮妻，心裏老是充滿着矛盾與悲憫，因爲作者寫得太真實了，太動人了。看完了這冊書後，不由我不想起寫些什麼來介紹給別人看看，至少應將它的內容簡單的一述。因爲直到現在爲止，

〔書評〕 結髮妻

雙肩也駝了！

乳房，唉，早已癟了。

腰肢，唉，那棉柳般的腰肢

只剩下一段枯棘了！

此譯法國詩人弗朗莎·費龍的一首詩。

### 張曉葦

這種類似的悲劇，仍在繼續發生，新與舊的衝突，人與人之間爲了不瞭解的慘劇仍是層出不窮。爲了這些緣故，並爲了作者描繪的動人，我非得介紹此書不可。

現在先來把這書的輪廓說一說。

首先展開的是一個中國舊式的大家庭，這家庭的全部人們，都在等待留洋七年而將回來的淵。淵的妻子也心焦地等待着他回來歡樂。但是他回來了

以後，不但沒有帶來幸福，反而使每一個人感到焦燥；因為他變了！並且他也不滿意於舊式家庭和服從得像羊的妻子，於是，這個可憐的婦人期待了許久許久的團圓的歡樂，便消失得雲散烟消了。

不幸的苦惱又接踵而至：丈夫爲了她沒有受過教育，想改造她，便把她送進了「洋學校」去讀書。可是，正像作者所寫述的一樣，「一個有孩子的母親，怎能叫她重回到姑娘時代呢？當她把自己忍痛地從哭着的孩子身邊掙脫開，回頭望着他們倒在門口伸着小膀子向她叫的時候，當她走上征途，帶着不贊成這奇蹟的老人家看她的時候……」這該是多麼苦痛呢？但是，爲了丈夫要叫她去，她不得不去；雖然她討厭書本，雖然她來記着家中。

直到有一天她聽到教師們在論說她笨，說她沒有希望了，她才開始感到深沉的絕望，一切全不中用了，她決不能趕上她們，不能！一輩子也不成功，她確能主持家政，侍奉舅姑，和撫育孩子，但此外全不來，不行呢，她必須回家去……她低頭悶坐；計劃放棄了那些，她忽然發現自己的路了。她心想：「我還是回去吧，照常去看顧孩子和兩老

……我不能爲你變成二個人，假使事實上你必須別一種人，那末，雖然我心會碎成二半，你可以去討一個那種人跟你走；至於我呢，我就守在家中，替你服侍父母，撫養子女！」作者這麼寫着，於是她便回家了，然而，殘酷的事實仍不容許她「服侍父母，撫養子女」的那麼一點點小希望，她的丈夫——淵，却因爲她「笨，沒有希望了」提出了離婚，並且要帶去了她所愛的孩子們。

可憐的她是非愛孩子們的，並且「沒有地方可去，也沒有親戚來收留，」在苦苦的搜索之餘終於恍然地想出了唯一收留她的地方，於是悄悄地回到房中，「爬上那張高大的牀……把絲帶鎖帶地緊，於是把牙一咬，眼一閉，鼓着堅忍的決心把雙脚一蹬……。」在作者這樣動人的描繪之下，用平日撫摸孩子美麗的手，結束了一生！

讀完了這冊書，我不禁想問，是誰害死她的？是誰？誰也回答不出這複雜的問題！然而這些類似的慘劇，請仔細看一看不是繼續在發生嗎？

救救！救救！誰來救救這個社會啊！

## 『原野』

尤靜生

我一向不喜歡那些以鬥爭或死亡來激動人的說和劇本，以為那是投機取巧的手段。讀了原野一反向來的成見，因為其中粗線條式的人的遭遇深深地感動了我。

原野的本事大略如下：

仇虎的父親，仇榮被他的朋友，仇虎的乾爸，焦闊王串同土匪綁票勒贖，直到仇家土地盡姓了焦，仇家的女兒出賣為娼了，仇榮却還不免一死。爲了新草除根，又陷害仇虎入獄，仇虎的未婚妻子變了焦闊王的兒媳婦——焦大星的老婆。

當仇虎逃出牢獄後，到了焦家，焦闊王已經死了。金子與她的瞎了眼的婆婆陰險多疑的焦大媽不和，在外面做事，丈夫又是個膿包，很不遂牠的意，見了仇虎，不忘舊情，便讓仇虎隱伏在家。

焦大媽知道了仇虎在他家，便召焦大星回家，想盡法子激動兒子先下手害仇虎以斬草除根，但是焦大星生性忠厚，更不明白當日的事，以為心無愧

於仇虎。同時焦大媽自己也以為焦闊王做的事對不起仇家，便用言語勸仇虎攜金子逃走，一方面避免流血，一方面拔去她的眼中釘——金子。然而仇虎雖然不願在我的忠厚的朋友，無辜的焦大星身上報仇，終敵不過父仇不共戴天的思想，當然不會爲他的言語所動。

一天晚上，仇虎終於殺了焦大星想攜金子逃，恰巧焦大媽一面派了人報告偵緝隊，一面親自拿了鐵手杖向仇虎的床上重擊，那知誤傷了焦大星前妻所生的兒子，她所痛愛的小黑子。

仇虎雖然很恨焦家，至此也覺得自己做的太過分了。在突了圍逃走時，後有追兵緊逼着，又有焦大媽爲死去的小黑子招魂的聲音在耳畔響着。——備着他的良心責備他自己，以致生出許多幻想，迷失了道路，在樹林中繞了一夜還不能出林。終於在極沉痛，懊悔的心情下死了，做了他的兩種矛盾思想的犧牲。



初讀原野時，我同情仇虎的熱切的恨，我的血加速地流起來，我的心與仇虎的心起了共鳴。

繼而我和仇虎一樣迷惘。假使仇虎的兩種矛盾思想在我心中交戰起來，在那時間我如何決定，我也不曉得應該怎樣回答他呢。

終於我的心慢慢冷靜下來，理智克服了感情，覺得人類惟有互相諒解，互相原恕，互相愛，犧牲小我，捨己為羣，才能繁榮，才能挽救人類的滅亡與衰頹。冷酷自私，互相猜忌，互相仇恨，是人類的致命傷。

仇虎，金子，焦大媽等人雖然沒有正確的意識，却有着豐富的生命力，果敢的毅力與旺盛的生存意志。作者曹禺先生愛這些人，然而把他們寫上了滅亡的路。這表示他對目前的人的生活有無限的煩

悶與苦痛，他等待着新的世界的來臨，理想的實現。

所以我以為從原野裏可以看出作者的為人，作者對人類的熱愛與期望，而使我感染到他的向上的精神。

老舍先生在和平是人類的永久契約一文中說：「藝術教育的目的使人知道和平，與享受和平。有了和平，人類的眼才會看到更遠的地方，而且設法安然的走到那裏去。」讀完了原野，我更相信這幾句話了。

關於原野的寫作技術，我也沒有能力說出他的好處，只曉得作者能把我帶到他所寫的世界與生活中去，使我與劇中同仇恨，同甘苦，同歡笑，同憂鬱。



## 小說

記娜衣

石 碯

我認識她的時候，她是像朵火焰一般，灼烈縱恣，在黑夜裏亮起來，格外的輝煌閃耀，青春的力氣，給與她的是有着一個男子般的性格的女孩子。

她內心的抱負，也像火一般熱烈急進，這朵火焰，就如星星的火源，要燒掉秋山上的荒草，和原野裏的荊棘。她常說：「一個人就應該像一把火炬，它有光有熱，能驅走黑暗，也能燒滅罪惡！」

當華南戰事激烈，至國軍在武漢和廣州相繼撤退的時期，那時南方青年參加救亡工作的情緒，像一窩蜂般擁擠集而起；激昂的歌聲，嘶裂喉嚨的呼號，使整個大華南已在怒吼了。從南海吹來的風，不是清淡的涼意，而變成了一條沸騰的熱流，熾烘烘地通過人們的心坎，使你不能不震奮起來。我便是在那時候認識了娜衣，我們同在一個隊伍裏工作；當時她對工作的認真，負責，熱誠，我深深的敬佩她。因為我們所負責的是同一的工作，並且是隨時隨地一度流動轉徙着，所以我與娜衣的感情，就像那時的共同生活一樣，是自然，真摯，又興奮跳躍的。

有一天，當我們把自己編輯的油印報紙印好了

之後，沒有工作閑了下來，我和她慢慢走到河邊的石灘去，坐在那裏看晚霞，先初談話很少，後來我指着那晚霞美麗的彩色問她說：

「有什麼東西能像這雲彩那麼美麗又富變幻的呢？」

她像投進夢一般的情景裏，輕輕而又沉醉着的說：

「這些就像綺情的愛，也像一個夢呵！」

這時我才驚異這一個全是外傾型的女孩子，也有這麼深邃的情感，和這樣的詩情。

她比較高興起來了，於是我聽着她像說教一般地不斷說着下面那麼感動的話：

「每一個孩子，都應該有一份深摯的愛，它像一對嬰兒，那樣明亮那樣純潔，當他們的眸感到必須要吐露的時候，儘管任性的訴說，直到這尋那親線的契合。……」

「不過我最憎恨那些不敢坦率的說，只有輕浮又像偷偷摸摸地，祕密的寫着談眼睛啦，靈魂啦，嘴唇啦，白鴿兒啦，心窩兒啦的一套東西，寄給一個女孩子。……」

「你接得過似這樣的信嗎？」我看見她那副可愛放任的神情，打斷她的話，不覺笑着問她。

「接過的，我都照例的給他們送去火葬了！像這樣可憐的人，有時我雖然憐憫他們，可是我拒絕發這樣的信。」

她停了一會才繼續的說：

「我夢屠格涅夫在『處女地』裏寫的馬利安娜，她是一個最懂得愛的革命者，她勇敢的自我犧牲的行爲，並不是以對於一定的男性的愛情爲根源，而是以對於純粹的主義的理想之信念爲原動力。她是有信仰有意志，同時是熱情於戰鬥的女性。自然，她也會戀愛過，但是，戀愛對她並沒有獨占的意義！所以她和涅齊達諾夫的戀愛，只是年輕人所常有的一時的熱情而已；再如她對於梭格明的感情，也不過是一種以理智爲基礎的沉着的真摯的友情之愛罷了。因爲她認爲女子與男子的攜手，對於事業上的進行，是來得更方便且順利的緣故。」

她說完了望着我，似等待我的回答。

我不久前讀過屠格涅夫的『處女地』，那書中

的情節，在我腦子裏還留着深刻的印象。當娜衣說完了話後，我的面前恍惚中，像掠過一個現代蘇維埃的馬利安娜，一個現代中國的巾幗英雄。我誠懇的對她高聲說：

「娜衣，你是現代中國的馬利安娜！」

當我們走回來的時候，那晚霞的餘光，特別反照得燦爛光亮，像要我加強對娜衣敬仰的情感。

後來，因爲華南戰局失利，救亡的空氣受客觀環境的壓迫，漸漸消退了，工作上遭遇到重重的困難的阻撓，朋友們都迫着星散了，娜衣也要回到家裏去，以後我是東奔西走，便無法得到娜衣的消息。

今年的夏初，我從重慶到了上海，住在這裏，半月來很少遇見過舊朋友。有一天我獨自走在馬路上，看見面前匆匆走來一個燙頭髮的，口紅塗得發紫的，穿着一件白外套的女人，她手上拿着一個淺藍色的摩登袋，那手指上的桃紅色，就像片片的晚霞一樣。我覺得很面熟，驚奇的望着她：當她將走近我的面前，她也像記起了我的樣子，放慢了腳步，抬起頭望望我，但一轉眼就過去了，我馬上回頭

，記起了這個人就是娜衣，我突然間便叫了一聲。

「娜——衣！」

她矜持的又像退避的轉了回來。

「呵！是你。」

因為這麼多年不見了，這次又是勝利後的重見，我想伸手去和她握手，但是我本能地又將手縮回來。談了片刻，她要我寫住址給她，說二三天內來看我，她急急便走了。

二天過後，她竟然來了，打扮和那天差不多，只是不穿了白外套，身上是一件新式寬胸旗袍。她變了，變得太厲害了，像被一種軟體的東西套住了她從前鋒銳的性格，和那朵火樣的心。我在她的面前，已不知怎樣說話為好，我記不清開始是同她談的什麼話了。沉默了一時，她坐到我的旁邊，望了望檯面，書架，床上說：

「這是一樣多的舊書，紙，筆，你沒有變哪！」

八九年來，直到現在我還是剩下那副窮態的模樣；的確，我沒有變，成年與我相伴為命的，是一堆殘破了的書，一枝禿筆，幾件破衣裳，只是近視

眼鏡的度數是加深了。我感到十分的羞澀難堪，還是不知對她如何說好。後來我問了她近來的生活，她告訴我去年和她的表兄結婚了，結婚後便從香港來上海。我看她的樣子，自然知道她生活是富裕和舒適的。或者由於彼此距離太遠吧，談話是格格不相投的，不久她便告辭了，並約我去看她。

我送她走後，踱回我的房間，全身像一頭累了的牛，倒坐在藤椅上，我思索，我不敢相信目前的情景，盡力想撇開剛才看了的影子，去追憶八九年前的娜衣。真的，在保衛大華南的高潮階段裏，娜衣就像一個馬利安娜，在當時的青年軍隊伍裏，還有無數個娜衣。我想着過去時代的召喚，是堅苦，奮鬥，熱烈的空氣，現在眼前所看見的上海，是在奢侈，浪費，糜爛的漩渦裏，娜衣是被這時間所改變，或者是受環境的安排呢？

幾天過去了，我鼓不起勇氣去看娜衣，也不願意去看她，我執起筆，寫下了這張條子：

「這些就像綺情的愛，也像一個夢呵！」  
這是她從前說的話，我將筆劃寫得很大，在條子的旁邊，我附寫了二句我不能去看她的話，我將

這條子套進信封去，付郵寄給她，算作我對她的拜一訪。

## 朋友的故事

蔡公坡

我有一個朋友，自小便要好。

也許有好幾個月了吧，他沒到我家來，同時我也懶得去造訪，這回在路上邂逅着了，不由使我吃驚起來，真想不到他會憔悴到如此地步，不整理的頭髮，蓬鬆得像一團草，那張臉越蒼白便越覺狹小；夜一般深的大眼，帶着憂鬱的神情，包在瘦削的肢體上那件衣衫，沒有變色也沒有改樣。

「朋友，真想不到在這兒會碰到你呀！昨天接連到府上拜望過兩趟，總沒有遇到，你忙吧？太忙了。嘩嘩。現在有一件要請教，唉！真逼得沒有法子；我們總算老朋友了，所以，特地請你指示。嘩嘩！」他苦笑着說。

「什麼事呢？」我被他弄得有些茫然。

「唉！說來話長，問題又很複雜，總之，這事還危險得很！」他接着說，「今天下午，你最好能到我那兒去一次，我們從長計較計較。」

「好罷！」我悵然地點了點頭。

惱人的黃梅時節，下午，外面正飄着牛毛雨。天沉重得像一枚青鉛，給人以窒悶的感覺。

吃完飯，換上套鞋，披起雨衣，我匆匆出去，去赴一個朋友的約會。

雨愈來愈大了。街道上，不少低窪的地方，已有了積水。大雨中的行人，寥寥可數，撐了傘，緊張地走滄雨中的街路。

眼望着下雨天，我皺皺眉。終於找到一輛街車，叫拉向朋友約定的那個地方去。

車在雨水中顛簸着，車夫的腳下，發出吱吱的怪響。不久，在一條狹窄而又污穢的巷口停了下來。

我記起那朋友的住所，正在這巷子的末一家，一間陳舊靜僻的小樓。我跑到這巷的盡頭，門虛掩着，抖抖衣，我推門進去，悄悄的可沒半個人影。

經過一層黑黝黝的扶梯，我看見他倚在窗口，面對着雨發愁，像莫名其妙的懷想一樁什麼事情似的。

他驀地看到我，連忙拿了一張椅子請我坐下，先遞過一支捲煙，然後，自己也燃上一支。外面的雨，還不見小，我對面坐着，從窗口可以望到這古老城樓的一角，再遠，便什麼也瞧不清楚了。

他給我一杯茶，碧澄澄的，呷在嘴裏很有點澀味，那是一杯苦茶。

在凄風苦雨的小樓上，我靜靜地聽一個朋友敘述他的往事，一個青年人不幸的故事。

他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人，有很富裕的家庭，從小受着母親過分的溺愛。因為他是母親晚年唯一的獨生子。父親繼承着祖父不少的遺產，是一個穩健而執拗的舊人物。叔父，一個擅於種田的莊稼人，彷彿也很有錢；只一個女兒，不幸在十四歲的那年，竟突給瘋狂的瘟疫奪去了生命。現在叔父把暮年僅剩的一錢希望，也轉移到他一個身上了。這家庭裏，他變成一顆唯一的種子。

中學在他的一生，可說是一段黃金時代，當他寄讀在城裏其中學的時候，這學校距離家庭已有好

幾百里路了。他跟一位女同學由認識而熱戀着。他們戀愛得既坦白而又率真，似乎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反對，在畢業那年的秋天，他們宣告結婚，朋友的介紹，租了這間小樓，着手組織起他倆新的小家庭。

新婚，是多麼地够懷念啊！彼此由戀愛更進一步真誠了解着，生活過得極甜，蜜月裏他們廝守這間小樓，渡着天真美麗的日子。

同年冬天，他突然接到家裏寄來的快信，大意催他快回去，理由呢，學業既完成，人長樹大，應當實行終生大事，父親替他訂好同鄉某巨室的女兒做妻房，現在只等他回家結婚。成家立業，可不必尋常，這樣也可了去做父母的一番手續。接着又是什麼「不孝有三」咄，「無後爲大」咄。寫滿了幾張紙，並且最後有叔父的具名。

讀完這信，無異是晴天裏一個霹靂，他感到萬分爲難。他知道父親固執性成，而且又很守舊，一切的解釋，在他面前顯然等於白費，萬一給老人家曉得兒子在外面已有配耦的話，他忿怒的程度，是不難想像的。

爲了這，他不斷的憂慮着，像是大難臨頭的樣子。莫說一切沒有心思，甚至連飯也懶得吃。他沒有一絲主見，要是回去，他又不願用自己的手，毀去一生的幸福，置之不理吧，想來父親一定會採取更嚴峻的措置。他在這中間徜徉着，苦痛着。

他不敢把這消息，洩漏給他所愛着的妻子，要是她問到他，也祇不肯說，一味拿些別的話語來搪塞。

他內心該是如何的苦痛着呢？因爲是在欺騙一個深深地愛他的人，多可恥的行爲啊！

由於過度的刺激和焦慮，他突然病了。神志非常恍惚，時時發寒熱，她唬得成天小心翼翼的看護他，請醫調藥，問暖問涼，夜間也不能閉眼，這使他更慚慚，更痛苦，更難受了。他想到「家庭革命」，又想到「自殺」，他爲這兩思想所困擾，短短的幾天，他瘋了。

眼看這不幸的演變，妻子的活潑氣息已無形給淚水淹滅了，她無時不飲泣。深夜裏，聽得丈夫強烈的囁語，向他父親求恕，她的心給撕成粉碎。

「該怎麼辦呢？」在苦痛的情緒下，她反復以

理智來考慮這問題，結果決定用病人的語氣，寫一封信給鄉間的父親，告訴病重的情形，希望父親能够救他，同時，良心也逼使她這麼做去。她知道這樣才可盡去一些責任。

果然沒有幾天，父親星夜趕到城裏來，把兒子帶走了，臨走，他盛氣虎虎地，絕不承認自己的兒子，已經有了女人。

以後，他一病竟是一年多。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才漸漸的回復了起來。在病中他與她早隔絕了消息。渾渾沌沌的，究竟做過些什麼事，他自己全不知曉。

過了好些日子，到他的病全愈的時候，父親才非常得意的告訴他：「城裏的那個女人，三個月前是怎樣服毒而死。並且在死前曾先後來過三次信，還虧得我們沒理睬她。你原訂的妻子，已經過門，毛病也給喜神沖脫，總還算我們祖上有点德行。……」

「啊！父親，你——你太狠……」他頹然地暈厥了過去。

「天哪！她竟這樣死去了嗎？」他不能相信這

是事實，然而，這正是千真萬確，這消息宛如一把利刃，穿在他脆弱的心板上。

原來六個月來伴着他的那個陌生的女人，竟是他的妻子，如今才恍然明白。他的夢是清醒了。多悲慘的事呀！唉！我該是這世界上最殘忍的人了。我一手殺死兩個無辜的少女。他悔恨，他切齒，然而，「誰的主意呢？」「誰是兇手呢？」他憤怒到幾乎跳了起來。

他不再是懦怯的人了。悲憤燃起了怒火。他有勇氣，想到需要報復，——一個毒辣的報復：替仇恨泉下的人報仇，在他認為這是絕對。

在一個飛雪的冬夜，他現在的妻，那個六月來伴着他陌生的女人，竟被他在失常的狀態下，用毒酒了結了可憐的生命。等到理智恢復的時候，才發覺這報復是殺害了一個無辜的弱者，他犯下罪了。大錯已經鑄成，噬臍莫及，他只好逃亡到別處去。

他流浪到這城市中來，已整整兩個年頭，孤獨而苦楚地生活着，只是不能忘情於為自己而死的同學，也是他的妻子，他寧願永遠伴着這間他們一同生活過很久值得紀念的小樓。

朋友說到這……已經泣不成聲了，他孩子似的縱聲痛哭起來。我置身於這風雨飄搖的小樓上，聽可憐的朋友，敘說不幸的過去，一個悲涼的故事。我的心，因同情而痛楚着，我的眼睛，也禁不住被淚水潤濕了。

「現在父親已經到城裏來找過我幾次，他說過去的一切，絕對能原諒我，他祇希望我能回去，跟我那死去整整兩年的妻的妹妹結婚，她正是那個陌生女人的妹子；我的朋友，我是一個負了重創的人，過去的打擊，已摧毀了我整個的生命，對這世界，我已看透了，再也不願拿些無謂的事，來加深我的罪愆，老友，你說是嗎？」他期待的望着我，他的臉是一句苦話。

我為當前的問題苦惱着。我慚愧不能給可憐的朋友一些幫助，我祇一味沉默着。

這之後，聽說他已回家，一別就是兩年多，便沒有再遇到他，也沒有聽到關於他的消息，但這終於不能使我忘記了他，忘不了他那年青不幸的遭遇；我常常想到那樣一個可憐的年青人，蓬鬆的頭髮，蒼白狹小的臉，夜一般深的大眼，帶着憂鬱的



神情，還有穿在瘦削肢體上的那件油灰色的長衫。

兩年來，並不算一個短的過程。那位可憐的朋友，終於深深地陷入牢不可拔幽靈之塔。飲着人生的苦酒，在慢慢地蠶蝕自己的生命。——他也許無聲地毀滅了吧。但這終不能使我對他忘懷。

前天，我從朋友處回來，案頭上突然發現了一封信，意外地竟是那朋友，從遙遠的北方寄來的，一封簡短的信。

「××：

一別二年餘，真是够懷念啊？

過去的，讓他死去了吧。現在我已經跳出了痛苦之淵，到了我所憧憬着理想的樂園，春風給大地

## 池魚

一個少女在街上走，那麼孤獨地，不自然地，低着頭在走。她身上穿着海上最流行的時裝，頭髮燙得如紫羅蘭的盛開，一副惹人歡喜的相貌，誰都看了不在她背後用手偷偷一指：

帶來無邊的撫愛，它煽起了我生命之烈焰，吹散我苦痛的記憶，現在，我要活下去，痛快地活下去，強健地活下去。

不斷苦難的教訓，我的意志，被鍛鍊得更健全了，我十分地堅定了我的信仰。「路是人走出來的」『命運是自己創造的』。記着吧，要把青春去受苦，生命才會有光輝！

你的朋友××上」

讀完了短短的來信，我的心，開始溫暖了起來。我的眼前，又彷彿重現了我那朋友的影子。

是的，他應該活下去，痛快地活下去，強健地活下去！

## 李乃文

「多漂亮？」

「唔！……」看到的人，才都咽着唾液，從心底裏升起一片微笑，永遠浮在面上不退。

這時候，有三個青年跟隨着在後面走；其中一

個於仔細打量多時以後，得意揚揚的向其餘兩人誇耀：

「這個人我認識的，她的名字叫張……」說到這裏，他又深慮自己的話被她聽見，索性紅着臉不敢說了。

「怎麼着？她一個人在走，你怎麼不去招呼她呢？」另一個說。

「撒謊，你騙我們！」又一個說。

「不過……」他說：「熟悉倒不十分熟悉，不過，我能告訴你一個故事……」

「什麼故事不故事，我們不要聽，我先要問問你，她有沒有男朋友呢？她打扮得這般摩登是不是在尋……哈哈！」

「你要我答覆的，偏偏就是我所要說的，告訴你們吧。」他又幌動着頭誇耀起來：「她是最怕見男人的，她看見男人要逃，所以永遠永遠地，沒有一個男朋友！」

「那末何故打扮得如此誘人相呢？她不好而上塗些污泥，索性使人看了討厭，豈不更好？」一個用着滑稽的說法。

「她是受了男朋友的打擊嗎？她受了失戀的刺激嗎？」又一個正經地問。

「都不是，都不是，你們看，她手上套着什麼？」

「是白手套嗎，白手套熱天應用，那有什麼大驚小怪？」

「不是呀，我又不是阿木林，不過，有一個故事，就在她手中！」

「怎麼？她的手裏竟有一個故事嗎？奇了奇了！」

「真奇呢，她左手只有三個指頭，……」

「怎麼怎麼，怎麼一個故事！」一個緊追着問。

「你快講！你快講！」又一個心也急躁起來。

× × × × ×

「這位張小姐，有一個姐姐，……」他開始講述了。

「要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像章回小說那麼裝頭裝腳作什麼？」

「嚇，故事正在她姐姐身上呢？」

「正在她姐姐身上嗎？好好，我們不說了，請你講下去吧！」

「張小姐的姐姐叫S，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她在求學時因一位音樂教員的數度追求，發生了戀愛，後聽說是有了進一步的行動，這是我們大家所共聞的。其實，她在背後向一般女同學說，自己對他並沒有好感，這完全是他在單戀，但是旁人笑她的先前一次行動，她則毫無顧忌的說：在威力的脅迫下，我不能不答允他的要求，不過，我終是目中有他，心中無他，……」

「大概這是她故意避免害羞而順口談談的吧！」一個急得插了一句嘴。

「事實不是如此，以後呢，她畢業出校，在某機關當錄事，而那教員依舊在原校執教，他們倆相分離了，惹得男的只是一次一次勞駕到某機關去，情書一封一封如雪片飛去，」他手舞足蹈，邊走邊談，煞是起勁：「你想他們情意投合嗎？」

「當然投合！」兩個一齊點頭而嘆。

「不然，她果然和他反目了，」他像賣點秘訣般的不肯往下說。

「怎麼？她果真不是誠心戀愛嗎？那她為什麼以前答允他……」

「這也說來話長，不過，關鍵或許是在這裏，告訴你，她到了某機關，因為這位男朋友時常來會見，有妨公務，情書不斷，又有傷大雅，於是主管長官召去向她警告！要是你再不和他斷絕往來，我就要將你免職，因為公務不是孩戲，一字之差，影響殊大也。」

「是的，這位長官的言語倒也堂皇！」

「却使你們逆料不到，那長官骨子裏也帶着一些優氣，他看了她年青美貌，着實可以利用機會來誘惑她一番，如果她癡心於前人，則立刻開除她，也使機關內安靖些；如果她轉意於自己，那麼天驕肉自半空而降，何樂而不為呢？」

「竟有這樣的遭遇嗎？後來她的態度怎麼樣呢？」

她嗎？她用了媚外政策，依舊答允他的要求，條件是：只要有辦法使自己能和那教員脫離糾纏，則無所不情願。於是長官就用了一個計策，先是叫號房每次對教員的來臨必加以一番侮辱，其後又宣

傳自己將與她結婚了，俾使教員及早將心意置於死地！」

「那末這一位長官應該如心願了！」

「不成，騙水又來了！因為她於幼時已由父母作主，答應嫁與一個姓王的小開的，這次她學校裏已畢業出來了，她的名譽又不是頂好，害得王某日不安事，夜不安寢，於是連忙寫信求家長要求立刻結婚，家長也就立刻告知對方家長，對方家長也無噲，大家才決定在某日行婚禮，王某老遠從海上返里，……」

「王某一定很開心吧，她又用什麼方法應付呢？」

「不要急，我告訴你們，」他更出神似地說；

「她一等到王某到來，當面同他說：再延遲一年結婚怎麼樣？王不贊成，却硬要她立刻結婚，她又說自己處境非常困難，只要你能想個計策來圓滿解救，則我的身體永遠屬於你的，而且，而且以後她又同意和他一共去辦嫁奩，她計劃着今後一定要離開本地而跟他上××去，……」

「這次應該是誠意了嗎？」

「那也難說，S小姐還不是永遠玩這套把戲的。可是這套把戲總可不是玩的，她的結局就是那樣的慘，她的生命是結束在十六刀的情殺下……」

「怎麼說，她被慘殺了嗎？怎樣慘殺的呢？」

「她和姓王的自海上辦了大批行頭回來，這一夜，就宿在她家裏，她和王密談至半夜，尙無結果，因雙方均昏昏欲睡，就各自入睡。她一個人睡在樓下小客廳，自己的房間讓了王睡。午夜裏，有人自黑暗中摸索進來，擦開帳幕，用利刃向她頭上身上腿上亂刺，她的驚叫聲，震駭了全屋的人，她妹妹首先闖進屋子，打亮電燈，見一面蒙黑紗的漢子正拿起利刃欲遁，她妹妹勇敢地去奪刀，却也被拉去兩個手指，而且電燈又被扭黑了，那人才在黑暗中越窗而逃。」

「這是誰所為呢？」兩個仔停住脚步都呆了。

「迄今無從查悉，不過，大家的猜測，就集中在她以前的幾個情人身上，她的行為如何，我不敢批評，總覺得這死法太慘了！」言下不勝感慨。

「慘極慘極！」兩個人也眨眨眼咬咬牙，怪相

難看。

「後來，她的家屬便……」

「這個我們不問，却問你：她的妹妹以後怎樣呢？」

「她？她在醫院裏用了手術，兩個月便醫好了！」

「醫好了怎麼樣呢？」

「她看了她姐姐的結局，便開始見了男人害怕，見了男人要逃，……」

「這不能這樣說，難道男子個個……」一個倒也不服氣。

## 琴娜

晚上，傾斜的，溫暖的，安適的茅舍裏充溢着踏澹之光，餘燼在火爐上閃着光，使頭頂的黑椽子發紅，在餘燼的微光中隱隱約約的可以見到內部的東西，牆上懸着漁翁的網，幾只粗陋的罐子和鍋子在角落裏粗縫的架子上閃着光，除去一張大床和長而下垂的帳子外，一條褥子展開在一對破舊的長凳

「好在你有點熟悉的，我們去和她攀談攀談如何？」又一個却異想天開，居然又用了雙眼向前面望望。

街道上，行人往來如蟻，他們三個一不留神，而前面走着的一位摩登小姐，早不知去向了。

x x x x x

他們三個在街上才走着，心頭上都隱現起一片慘景，他們奇怪着：何以張小姐如此作人呢？何以歹徒一定要她的命呢？何以……

他們深深地打入了默想之中，但足下依然踏着沉重的步調。

## 高迅

上，這上面，五個小孩子像是熟睡在安樂窠裏小天使似的，孩子的母親跪在床旁，她底前額緊貼着床被，她是孤單的，茅舍外，黑的海衝擊着狂暴浪花像在低低地泣訴着，她底丈夫正在海上。

他自少年時代以來一逕做着漁夫，他底生活正像某人所說一樣：和大海相搏鬥，孩子們每天需要

餵養，他每天要乘了划船在風雨中捕魚。他坐在他的四帆的划船上在海上來來往往幹他底單調的工作，他底妻在家中補綴着破碎的帆，修整着漁網，留意着釣子，或當魚籠在沸騰的時候看守着火，一會兒五個孩子都睡熟了，她跪下來向上天祈禱，他丈夫在巨浪或墨黑之中的鬥爭，像他這樣的生活的確是艱苦的，捕魚最有希望的地方是在暗礁中的小地方，不見得比他底茅舍大上兩倍——不顯明的，變化無定的，常常在海上改變的地點，而且這地點必定在霧中或在暴風雨之冬夜，運用了風浪的純粹的技能和智識才能發見，在那兒，流動的波浪像翡翠色花蛇似地滾過去，墨黑的大海跳着拋着，緊張的船索像在驚悸之中呻吟着，在那兒，在寒冷的大海裏，他想到了他自己底琴娜，而，在茶舍裏的琴娜噙淚地想到了他。

她一想到他便要祈禱，海鷗底粗澀的嘲笑叫聲使得她愁苦，礁石上巨浪的怒號使他底靈魂驚駭，但她在凝神默想中——想到他的貧窮。他們的孩子不論在冬天或夏天始終是赤着腳，他們向來沒吃過小麥的麵包，只配吃大麥的。天呀！風怒吼得

像鑄鐵爐的風箱似的，同時，海岸的回聲像鐵砧似的，她顫抖地泣着，可憐的妻子女兒們底丈夫們是在海上！多麼驚懼地說着：「我親愛的人——父親，愛人，兄弟們，兒子們——是在暴風雨中！」琴娜是更不歡愉了，她底丈夫是孤單的——孤單得在這樣狂風暴雨之中亦沒有幫助者，她底孩子們幫他還太小。可憐的母親呀！現在她說：「我希望他們長大了去幫他們的父親，」幻夢呵！當他們將來和他們底父親在暴風雨的時候，她將噙淚的說：「我希望他們仍舊是孩子們。」

琴娜察了她底燈籠和外套，「這是時候了」她自說自話。「去看看究竟回來沒，去看看海比較平靜沒，去看看燈光究竟在信號桿上發亮沒，」她出外去。在那兒，她見不到什麼——只有地平綫上的一道白光，天正在下着雨，幽黯的冷雨的清晨，小屋的窗沒見出一線的光。

當她向四周窺視的時候，她底眼睛突然覺察了一個傾斜的破舊的茅舍，沒見出光或火的現象，門在風中搖曳着，虫蝕了的牆似乎難以支撐這簡陋的屋頂，風搖盪着頹敗的草屋頂下的黃色而污穢的草

孩子，一個叫威廉，另一個叫麥地令，男孩子還不會學步，女孩子只能夠學語，可憐的善良的女人是受窘迫的。」

男人好像是在莊重起來了，他將暴風雨浸濕的以帽丟在角落裏。「魔鬼」他搔着頭說「我們已經有了五個孩子，於是變成七個，我們在不好的天氣一定要捱餓了，現在我們將做些什麼呢？對了，這不是我底過失，這是上帝做的，這種道理深奧得我不能夠知道，爲什麼他（指上帝）帶走他們的母親離開這些小孩呢！這些事艱深得我不能夠瞭解，一個個做了學者的人可以看透這些，這樣幼小的嬰孩！

妻夫帶他們來，假使他們驚醒，他們一定驚恐同他們死去的母親孤獨地在一起，我們一定要將他們和我們的一道撫養到成人，他們將是我們五個的兄弟姊妹，當上帝見到我們在我們自己的以外又饑餓這小男孩和女孩，他將賜予我們更多的魚，至於講到我，我一定要喝水，我將加倍艱苦地工作着，不必多講，要出去帶他們來！但是爲了什麼緣故？不是這煩惱了你？你往日總要比這次快活些。」

他底妻拉去了帳幔。  
「看！」她說。

期 日 出 借

## 行雲流水

傅紅葦著

長篇章回小說

情節曲折 文詞美麗  
纏綿哀豔 雅俗共賞

長篇  
譯作 早

## 戀

夫雷雅愛著  
胡山源譯

是蘇聯現代文學名著  
譯筆流暢與原文並美

抒情的語句，心理的分析，美麗的背景  
文筆細膩優美 描寫技巧成功  
地方色彩濃厚 現代作風標準

日新出版社印行

5819

14976

44.17

X374

ND

中華民國36年9月初版

—書名—

青年文選之一 等待的心

—售價—

—著者—

徐蔚南

—發行者—

日新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樓323號A

—上海經銷處—

福州路東華里6號教育書店

山東路209號正氣書局

森中路599號博覽書局

京西路614號宏文書局

正北二路87號新蛙書店

福州路320號大眾書局

河南路179號百新書店

新版權不准翻印

17  
4

530